

國 際 週 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 二 卷 第 四 號

敬告讀者

江康黎

日本對世界之箴視

王伯祥

論日俄訂立不侵略協定

楊祖詒

歐洲方面對中日爭端之察觀

周琛

蘇俄計劃經濟中之勞工問題

葉祥法

蘇俄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生產力分布之根本問題

陳次溥

日本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意見書發表後之各國輿論

王曾善

法西主義之演進

鄧季雨

國 際 要 聞

一 週來之日本

一 週來德國

一 週來之北美與南美

一 週來之東歐與南歐

一 週來之近東

一 週來之國聯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

國 際 週 報 社

通 信 處 南 京 湖 南 路 五 十 八 號

電 話 一 三 八 八 四

敬告讀者

江康黎

國際智識之增進，實為健全民族思想強有力之工具，而民族思想之推進，實為改造國家最大之動力。吾國人國際智識之缺乏與夫民族意識之薄弱，實屬無可諱言。處此國際風雲急劇轉變秋，對於今後國人國際知識之培養，實為達到我民族獨立平等過程中重要之任務。

吾國人閉關自守，數千年於茲矣，擁有廣博肥美之土地，外鮮文化發達國家之接觸，妄自尊大之心理，遂日積而日深，中國之外，不知有五洲之大，馴致老大成性，民族國家之思想，幾盡消滅。雅片之役，首開國恥之端，自此以後，一蹴再蹴，向日自大之心理，一轉而為懼外之心理，由懼外而後變為媚外，無論其為自大，懼外或媚外，要其造成之因子，由昧於國際形勢所造成，則實出於一轍，喪權失地，實自有因！

北伐以還，國民革命之呼聲，徧於全國；國人對於帝國主義之意義，始漸了解，民族思想之發皇，漸見其端倪。無如日帝國主義者懼吾國革命之進展，足以危害其侵略之野心，不惜破壞世界和平，對吾國作積極之進攻，期年以來，倭跡所經，河山變色。再自大戰以來，世界各國苦於貧困之境地，所謂世界和平，早成夢想，其湧潮澎湃，遂形成今日險惡之國際形勢。鑒於帝國主義之勾心鬥角，國晉政治之日盜澎湃，與夫吾民族處之陸危，每一思索，輒令人不寒而慄！邇年以來，我國民氣消沉，學術低落，關於國際知識之介紹實不多觀，即或有之，亦復片鱗隻爪，零碎散見於報章雜誌，毫無系統之可言，亦或遍於一國而忽略其餘，或注重於原理而略於實際，其有作系統之介紹，以供獻國人者，實未之見！

吾人鑒於我民族地位之陸危，國民對於國際智識之薄弱，外人之謀處我者同急，苟我忽於知彼之道，安足以圖存。故欲謀我邦國之復興，國際地位之增高，實非空言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可濟於事，必先了解帝國主義者內部之實際，而後始足以折衝樽俎，故今後對國人國際智識之增進，實屬急不容緩之圖。我民族精神之發皇，有賴於此。

吾人有見及此，盡其微弱之精力，創辦斯刊，冀以介紹國際知識并藉以進窺外人對我國之態度，以供國人參考，故於創刊之始，曾標榜本報之三大任務：

(一) 國際間之輿論界，對吾國同情者固多，而言論偏說者亦復不少，同人等擬將各國重要報章雜誌有關於我國之評論，從事傳譯，毀我譽我，均不加批評，以進窺外人對我國之真情。

(二) 譯載各國間之相互關係之文字以及各國之政治現狀，經濟建設，政黨組織，政治領袖人物傳記以及各種重要之統計，計劃，報告等等有價值之文字，以為國人建議之參考。

(三) 編譯國際要聞，每週作有系統之敘述，使國人對於一週國際大事，作綜合之觀察。

本刊自誕生以來，轉瞬已屆十七週矣，當創刊之始，同人等因能力微薄，復以他種事務之羈絆，疏漏之處，在所不免，用斯只印很少較量，作初步之嘗試。豈知近月以來，承蒙讀者認加贊許，來函定購者，日有數起，此實予同人等以莫大之興奮與慚悚，此後同人更當竭其棉薄，益求本刊之改進，以不負讀者之盛意，用謹於本期開始，向外發售。尙懇海內賢達，予以深切之指導與助力，使本刊之事業，臻於成功，以盡其重大之使命，是不僅本刊之私幸已也！

日本對世界之蔑視

王伯祥

原文載於美國著名雜誌The Nation中，作者爲一對於遠東情形極爲熟悉之英人，因地位及職務關係故未發表真實名姓，但觀於文中所臚陳之事實及見解之透切，恐非在遠東外交界服務有年之人不能作此。因將全文譯出以供國人之參考。

滿洲之興起

滿洲近世史之演進實始於中日戰爭日本攫取朝鮮之際，而迄於俄法德三國干涉遼遼始稍爲停止。嗣後俄國即自中國獲得若干爲日本所垂涎之讓與，並於二十世紀之初年建築中東鐵路，開闢大連爲商埠。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始自俄人之手中獲得遼東半島之租借地，以及由大連起而迄於長春之鐵路，撫順煤礦與其他各種之附帶業務。

中東鐵路之建築對於中國農人之向滿洲移民，實爲一極大之刺激。此種現象在北滿尤爲顯著。嗣後該地各種財富之發現，如大豆及世界對於大豆所有需要之激增，亦爲促成此種運動之主因。最近二十五年來，中國東三省之財富完全建築於長足的農業之進展。日本對於是項進展，如鑛山，鐵路以及其他之活動上，自亦有相當之功績，然

若日本宣傳家之言，竟謂日人爲滿洲之創造者，則亦未免

與事實相違太甚。吾人觀於英國駐滿總領事威爾金森（J. Wilson）之言，即可知其中之真象，按威氏自一九二一年起至一九二八年止即任斯職，其對於滿洲之觀察吾人殊可信其不謬。威氏之言曰：

滿洲地方最近二十五年來之進步，大半由於中國人民在農業上之發展，實無人能加以否認。此種進步之可能係由於中東及南滿兩路之建築，吾人亦不反對；但該兩路之建築以及大連之開爲商埠皆爲俄人之功績，日人不過僅因襲俄人之計劃而加以擴充而已。以是日人在該地之努力雖有足多，而對於該地及其本國之商業亦皆有利，然若竟謂日人爲該地財富之創造者，則真荒謬已極。吾人觀於該地土地之肥美及天然富源之衆多，即可知一九〇七年以來該地之進步實無可

驚異。吾人以爲日人在該地若無所謂優先權利，及彼等對於外人投資該地以建築鐵路及開發鑛產之限制，則滿洲今日之進步實尙不止此。

中國之東三省——遼吉黑——與熱河，卽世人所熟知之所謂滿蒙，其幅圓實較德法兩國之總面積爲大，該地除有豐富之農產外，復富於森林及鑛物，如煤鑛等。在冬季則有北冰洋之冷風，而在夏季則又有赤帶地方之酷熱，在有史以來滿洲與中國民族卽屬攸成相關，而在若干時代則更爲組成中國國家之重要部份。在此長遠的歷史上，滿洲更由接受中國民族的潮流而與之同化矣。中國向滿洲之移民，自耶蘇紀元以前卽已有之，目今該地三千萬之人口中，中國人民至少亦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此外則有七十萬爲蒙古游牧民族，六十萬爲朝鮮人，二十萬爲日本人，八十萬爲俄人。至若極少數之滿洲人，則併其語言亦已消滅，而與中國之人民無若何之分別矣。近年來中國對滿洲之移民尤爲踴躍，每年約計一百萬人。

滿洲國之出現

自中日糾紛發生以迄於今，已有一年。在此一年中，日軍之足跡殆已遍佈滿洲，且更正式承認滿洲國之組織矣

。滿洲在實際上已經成爲一大戰場，卽李頓調查團在初次之報告中亦謂當時有十四萬名稱不同之武裝人民，正與日軍對抗，此項統計當然以後更已增加不少。初時日本頗思訓練若干之中國軍隊，使彼等在滿洲國旗幟之下與其同胞之國人自相殘殺，但以後若干滿洲國之勁軍，不惟相率反正，且攜帶大批日人所供給之新式軍火轉而與彼等周旋。其餘滿洲國之軍隊在臨陣時，亦大都向天開火，竟無一人肯認真作戰。至此日人遂不得不親自出馬，而駐滿日軍之數目亦遂迅速增加至八萬人以上。本年九月中旬日本報紙復又有增加一師兵力至滿洲換防之消息，但後來所謂被換之日軍亦並未離開滿洲一步。日本之軍事領袖現仍認爲此等數目實不足應付危局，要求多派援軍，而日本財相之反對此種要求，實使彼之生命岌岌可危。

經濟的崩潰

遼甯全省之稅收，在平時每年可有八千萬；但在滿洲國財政計劃之下則所入尙不及七百萬。南滿鐵路之稅收年來亦減少百分之七十四，而在北滿，則所有稅收尙不及往年十分之一。此種現象當然爲普遍的戰禍與夫社會紛擾之所致。依據日本經濟學者之統計，本年滿洲之秋收，實只

有四成希望，然此種統計尚爲水災以前所作，若再加以此次損失，則本年度之收穫當更遠不及此數。蓋北滿一帶幾於有八百萬人全被水災，而所有之禾稼亦顆粒無望也。滿洲現在有若干巨大之區域，早已淪於饑饉，而所有大豆及豆油之產業，亦皆完全絕滅。日本秘密借與滿洲國之借款，亦不過杯水車薪而已。滿洲國中央銀行在初行舉辦之際，頗爲有聲有色，但自二千萬之日本借款迅速的消歸烏有之後，社會之金融仍不能安定。滿洲此種崩潰之情形，對於海關及郵政之收入，亦有極大之影響。當滿洲國初次攫取海關及郵政時，原冀藉此可以增加收入，但其結果則反受許多虧累，亦足見滿洲財政之破產也。哈爾濱日日新聞爲日人在滿洲所辦大報之一，該報即曾謂：

滿洲情形之壞至於此種地步，吾人實不敢妄冀在短時期內日本或其他人民之經濟活動，能有多大之發展。爲今之計，吾人只有努力於已經崩潰的經濟基礎之重新建立，且尤應注意於農事及財政之規復。

據此以觀，吾人即可知何以現在掌握日本產業界而又與海陸軍部有密切關係之公司，如三井三稜等，對於日本軍人向彼等提出之投資滿洲之請求，大都深爲顧慮而不敢冒

昧將事矣，不久以前，某日本重要經濟專家，因彼不願公表姓名故無從知悉究爲何人，曾在上海字林西報上宣言曰：在瀾漫滿洲全境的義軍運動，及其所以取得供給及援助之泉源尚未肅清以前，捨狂妄之人以外，殆無人願以其資本投於滿洲以冒巨大之危險也。

日本在滿洲之軍事當局咸以爲欲恢復該地之安甯秩序，尚需五年至七年之時間，而日本出席國聯行政院之代表則謂十年。中國人民深信彼等能使滿洲入於永久的擾亂，至少能在日本軍人尙未能恢復該地之安甯秩序以前，利用抵貨之方法促成日本勢之根本破產。（日本在中國所投之資本佔全數國外投資之百分之九十五，近來因抵貨運動損失極大。）

暴動及罷工之繼起

返觀日本內部之情形，則亦至爲惡劣。日本金洋之價格在糾紛開始以後，即已漸次低落，至於今日則更跌至對折以下矣。至於日本對外之公債亦爲有史以來第一次較中國公債之價格爲低，日本對於今年及明年到期之外國短期公債，方自無法應付，而彼等又知自身之信用已失，欲展期付償此項公債亦不可能。此外若稅收之激減，儲蓄銀行存款之減少，以及國家預算上之入不敷出，亦皆爲日本經濟上危機之表現。日本本年度對外貿易之入超已達二億五千萬日金，至於陸海兩軍向外國訂購軍火之數目則更無從統計也。在農業一方面而言，則其危殆亦無法形容。日今在若干之省區中，農人之食料皆爲樹根草皮，即前日用爲肥料之物，現亦視若珍饈，且有將其弱女售入娼寮或全家

坐以待斃者。大宗農產物之市價，且不足種植之血本，生絲之代價亦僅及養蠶所需之資本之三分之一。以是日本農人所負擔之債務遂達六十五億圓，而每年又須償付百分之十以至百分之四十之利息。每年是項利息之總數，與每年日本農產物之價值現已相去無幾，再加以應納之賦稅，（其中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皆用於戰爭之目的上）日本之農村經濟又安得不宣告破產耶？且日本對於鐵礦，鍊鋼，造船，航業及化學等工業皆有巨大之津貼，而支持此種政策之來源亦無非仰給於賦稅，是則直接間接皆取之於農人也。日本目前之賦稅，較之歐洲大戰以前已增加四五倍，豈偶然哉。

因此日本農村之爲繼續不斷的農人與地主或債主間的罷工，暴動，以及流血的紛爭之場所，實爲無足驚異之事。日本雖爲農業國家，但在工業上亦甚爲發達，以是一般工人大都傾向於共產主義，及極端社會主義之思想。（西方各種共產黨之宣傳品一經出現，日本方面立即有日文譯本，而比較溫和的社會學著作則反不見甚爲行銷。）日本之智識界，大都染有極端急進的色調，而尤以各級學校之教員爲甚。

中國之不撓不屈

中國人民對於最後勝利之信念，實基於中國爲四億人——當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所組成而有數千年歷史之事實。在過去四千年中，中國人民在事實上對於無數之戰爭者，皆曾加以同化或將彼等消滅，以是彼等遂深信利用抵貨及在滿洲境內游擊作戰之方法，足以使日本趨於破產而發生內部的革命。中國之人民深信在數千年歷史文明之下，若日本之侵略愈甚，則中國之民族精神的火焰亦可因之愈放光明；中國抵抗日本之決心愈強，則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亦將愈爲提高。世界文明與和平所基以建築之各項國際約章，皆足爲中國之保障，彼等遂亦深信此安塔斯式的中國，將以愈兇暴之打擊而鍛鍊出愈強壯之身體；及其終也，彼亦將有愈爲不能抵抗之力量。（按 *Atlantis* 爲希臘神話中之巨人，其母爲地球，故當爲敵人所擊倒時，一觸地而即能得加倍之神力而重新躍起。）目今已有若干中國人士謂日本之侵略中國實爲一種惠賜，蓋中國人民已因此而覺醒而趨於團結也。至於日本之人民則正宛轉呻吟於封建軍人的鐵蹄之下，日本軍人目前所持之政策愈橫暴，則日本國內外對彼等所發生之反抗力，亦必因之愈爲強

大。日本軍人之終將爲其本國之人民及全世界之輿論所傾覆，在中國人視之殆爲必然之事。

目前中國國民政府正採用一種與西方合作之友誼政策，而國內且常以未能作軍事上積極之抵抗與對俄復交相責難。若西方諸國在日本承認滿洲國與蔑視李頓報告書之情形下，甘認各種之國際條約爲廢紙而暴力爲世界無上之權威者，則中國人民亦勢將有更爲強烈之表現。且若中國竟爲西方諸國所棄置不理，則目前之中國政府自必不穩，而中國之民族主義。亦必將在更爲慘痛及更爲流血的行徑中得到最後的成功。雖然，此種未來的民族主義之勝利，自必非西方之友而爲西方之敵，且與蘇俄亦有聯合一致之可能矣。

日本之傳說

自中日滿洲問題發生以後，一時日本之和平主義者，耶蘇教徒，以及一班信奉世界主義之人士，大都逞其如簧之舌於歐美各國，聲明彼等對於日本軍人所持之政策皆極爲遺憾，但同時復籲請西方之人士鑒於上帝之情面，勿反對日本軍閥之行徑，據謂若世界之輿論過於不相諒解，則實有使彼等惱羞成怒而令舉國皆趨於狂易之虞。彼等此種

見解之出于真誠初無疑義，蓋彼等亦猶極大多數之日人，對於政治事務皆非常幼稚，故視日本軍人之行爲皆含有萬分之恐懼，且彼等對於日本大和魂及武士道之傳說又相信極深，故對近代日本之實質反而不甚了了。

雖然，日本人民之爲此說固自有因，但若西方之人士對於此種似是而非之謬詞亦深信不疑，則吾人真不知其原因之所在者也。日本農人于強咽腐朽之魚腸，而痛思其淪于娼寮之妻女之際，此其間尙有思及所謂大和魂與武士道之精神者耶？日本之人民一朝開始發覺其政府之政策終將失敗，則全國之民氣亦將墜墜無餘矣。日本軍人在過去數種巨大之企圖上已有失敗之先例，日本輿論界亦尙有一種日本國勢究有遜于西方之牢不可拔的觀念，故若世界各國能拿出勇氣主張國際條約之尊嚴，以墜墜日本之民氣，以使日本陷于孤立之地位，則此種失敗之信念之發生，亦將速而且深矣。日人對於甯死不屈之傳說精神，充其量亦不過如戰前俄國農人，對於彼等之教堂，土耳其人對於回教之信仰，以及西班牙人之對於羅馬教堂已耳。

其在中國，則滿洲事變之來適值舉國忙于恤災之際，用是政府之力量爲之弱減，國家之財富爲之枯竭，人民已

極盡艱苦流離之慘狀，而其匪則又乘機猖獗，此種情形，吾人實未忍加以重思。然而國民政府究能出人意表之外而勉力支持，而尤以上海英勇一戰使全國人心爲之奮振，一時過去紛紛離析之現象亦似皆已忘却。此種熱情雖屬過去，然究不能遽謂已屬銷沉，蓋若任何政府與日本妥協而默

論日俄訂立不侵略協定

(譯自日本外交時報) 楊祖詒

蘇俄向日本提議訂立日俄不侵略協定，最初日本軍部反對，及至最近，日方空氣轉換，漸有

，以考察對俄政策，吾人贊成日俄訂立不侵略協定，此爲日本脫去現在外交孤立之惟一方法。

實現之可能，日本謂訂立日俄不侵略協定，則僞國可得蘇俄之承認，使國際政局於日本有利，既可藉日俄提携以抵抗美國之壓迫更可免中國聯俄以制日，顧日俄提携於我國影響甚大，斯篇論日俄應行訂立協定情形甚詳，故特譯出以供國人參考。

資本主義國家與共產主義國家之併存

以共產蘇俄之存在，僞與資本主義國家絕對不能容之議論，於思想論固爲正當之議論，然遽謂資本主義國之日本不能不攻擊蘇俄，於達到此種結論，尙有相當距離，相當階段。

滿洲國之存在，已爲青天白日下儼然之事實，但滿洲問題，國際間尙未解決，滿蒙既爲日本民族之生命線，則滿洲問題之如何解決，僞關係我生命線之生死問題，此所

以資本主義國家爲單位之國際社會，允許共產主義國之存在與否，爲議論已完實驗已完之問題，蘇俄聯邦自身之存在，已經充分證明，日本與列國承認其國家，與之交際，即爲難以否定之左證。

以日本民族不能不傾全力以謀該問題之解決。立於此觀點

然則蘇俄自己意見如何，認爲能與資本主義國家共存

(未完)

否？若蘇俄認爲不能共存，則我方雖抱和平意思，彼方或常出於使我方陷於瓦解滅亡之舉，故蘇俄方面之見解，有須先加考察。

一九一七年革命之初，波爾希維克之首領等，倡所謂社會主義不能一國單獨成功，認單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爲不可能，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國不能兩立，兩者之對峙並存，僅爲一時之現象，早晚必須以武力或宣傳使資本主義各國瓦解，代以蘇維埃國家，認此爲蘇俄存在之必要條件，故其外交政策，自然非和平與非協調。

其後史達林襲列甯之後，掌握蘇維埃之實權，倡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可能論，社會主義國與資本主義國之並存關係，有長久繼續性質，由此見地，不認資本主義各國之崩壞爲蘇俄存在之必要條件。

即主義上已得到蘇俄不定以我爲敵之結論，則彼我均不可單以一方爲資本主義國，一方爲共產主義國之理由，而必攻擊對方。

或有人謂蘇俄之一國社會建設可能論，係彼一時之便宜主義，轉瞬之間，可用宣傳或戰爭手段，以謀我之崩壞。此固容或如是，但共產蘇俄亦係國家，既爲國際社會之

一員，雖以主義之普及傳播，及實現爲目的，現在爲一國家，對外有種種利害關係，不能不謀其利益之確保增進。利害關係中，有急迫者，有漸進者，其不能以終局目的之傳播與實現主義，而忽略現在所有之利害關係，固不待論。

他方蘇俄因謀革命後經濟疲弊之復興，深感有受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援助之必要，且因致力於五年計劃，其外交政策，不僅從來爲協調與妥協，更進而與列國增進友好和平之關係，極力持迴避戰爭之態度。彼與鄰近各國，或訂立中立不侵略條約，或訂立關於非戰公約即時實施之議定書，或以議訂立經濟不侵略條約，俱係胚胎於前記外交戰策。

或有謂蘇俄倡軍備之全廢，陰謀軍備之充實，究屬何爲，此足證明彼之野心，此說或然亦或不然。

試易地而觀，目前之國際政局，移動於以和平主義爲宗旨之國際主義與以國力發展爲核心之國家主義兩者對立之上。事實上以後者爲指導精神，乃爲不可掩之事實。在此種國際情形之下，無論使如何抱理想主義者當其局，必不能忽略軍備，蘇俄既爲國際社會之一員，自不能獨爲例

外。

若由蘇俄方面觀察，自知其在國際社會內爲異分子，受人冷遇有如繼母之子，况復含有僻見，有對俄十字軍說，有對俄共同戰線說等，常欲消滅蘇俄存在之主張，聞之已非一再，則其講求自衛之策，不能不謂爲當然。

由此足知蘇俄之軍備，非必有意於他日之侵略，以上說明蘇俄之國策，非必與日本之國策不相容，至少此數年間，作此觀察，毫無不可。

日俄不侵略協定之積極利益

然則日俄不侵略協定，於日本有何積極之利益？間接與蘇俄以轉換方向之機會，直接之利益，第一使蘇俄承認滿洲國，由日俄滿三國之提携，於國際政局可爲持久戰，第二擁有調步於國聯圈外之強俄，則有導國際政局於日本有利之可能性，第三足以減除英國對日本之壓迫，第四可使中國放棄利用蘇俄以牽制日本之政策，第五與蘇有無相通，則可互相增進經濟利益，第六日美間萬一有事時，可以縮短防禦線。

蘇俄之轉換方向

蘇俄採東進之政策，固爲事實，但果不能使之再轉方

向乎？余以爲訂立日俄不侵略協定，爲使蘇俄轉換方向之惟一要素。

對俄主戰論之一半理由，爲防止蘇俄之南下，此係以蘇俄之南下爲前提，固然南下爲俄之傳統政策，可謂現在尙未拋棄此希望，但俄之南下，不必定在遠東。

俄國之向東方，比較係近代之事，即在俄土戰爭以後，以前保探巴爾幹或中央亞細亞南下之策，因爲英法德之所阻，故轉向壓力稀薄之東方，探由遠東南南之政策。英法德各由自己立場，德憑俄國出此，不圖在此方面遭遇強國日本之堅壁，代帝俄而興之蘇俄，最初亦以歐洲爲其活動舞臺，後又轉向東方，再衝日本之鐵壁。

日俄不侵略協定，實使蘇俄再轉換向之機會，蘇俄已探由中央亞細亞南下之姿勢，在高加索方面，廣築鐵路，經濟上着着進行發展地步，他方由諾波希彼里斯克至達希根地之鐵路，已越怕米爾高原，南下可即達印度。日俄不侵略協定，爲轉蘇俄之方向於此方面之機會，有爲推進力之可能性。

凡乘弱點，乃爲兵法之定則。水沿地殼之間隙而湧出，乃屬自然。然則蘇俄自擊中國之混亂，無政府狀態，豈

就此看過放置，縱對於滿洲國不欲下手，對於中國邊境或其中部，依然繼續其潛行運動，殆無可疑之餘地。此於日本固為將來之問題，而非現在之問題。

於此須一言者，有說以滿洲國之獨立為機會，須進而考慮西伯利亞及沿海州，如有不侵略之特別協定，則於日本為不便云。但僅一滿洲問題已陷日本於國際孤立。遭遇未曾有之困難，此際若更考慮別事，外交上之不利，姑且不論，就財政上之見地，又果屬可能否，縱於國家百年大計，有絕對必要，亦須俟諸將來，目前以專解決滿洲問題為得策。若然，則現在訂立不侵略協定，並無何等妨礙，對於不侵略協定，可附以期限，期限滿後，回復雙方之自由。

目下蘇俄內政上有種種障礙與弱點，須極力迴避戰爭，雖為一時之方便，彼已進而提議不侵略協定。在現在之國際政局，將滿洲問題為絕對有利之解決，乃為豫卜日本將來之發展。如解決一步有誤，則此僅不能望向大陸發展，且有招致日本本身危殆之虞。此蘇俄之承認滿洲國，及其他蘇俄之出處，為解決滿洲問題之健。故蘇俄雖係由於內政上之事情而提議訂立不侵略協定，日本不利用此好機

會，殊難了解。

蘇俄之滿洲國承認

滿洲國之存在，為儼然之事實，尙正在繼續長大育成，亦為不可疑之事實，但正式承認其為國際社會之一員，僅有日本而已。一方有美國之不承認主義，他方國聯以及列國，往往以滿洲國為日本之傀儡，豈僅躊躇承認，尙有進而要求日本取消承認之妄論。在此種國際情勢中，無論如何國家，有效日本所為者，對於滿洲國在國際社會上之地位，可加一段之進步，况該國為東亞之一國，更倍加其要性，且為與滿洲國有利害關係之國家，則承認有如千鈞之重，如此則蘇俄之承認滿洲國，於現在之遠東政局，可謂為有指導與決定之要素。

若俄國承認滿洲國，則日俄滿三國可保持某程度之提攜，其餘各國，有追隨者，固不欣幸，縱令無之，亦無焦慮必要，徐觀內外情勢之推移，待國際情勢之善轉可也。換言之，日俄滿三國之親善提携，縱日滿兩國仍在國際政局上孤立，亦能以持久之態度對抗。

(未完)

歐洲方面對中日糾紛之觀察

周 琛

(倫敦記者之評論，載十一月十九日大陸報)

方今歐洲政局正在驚心動魄極度不甯之中，各地戰鼓頻擂，顯與爾詐我虞之情聲聲相應，各國平民之所要求者只在和平，而其政府乃大抵襲用一種政策，此種政策若不以修改，其結果，終必不免與人民之願望背道而馳，當非過論也。且有較往常更足令人深信者，假令以後數月之內，諸事進行，不能有一新穎切實可以力維戰後和平制度之辦法，則人類社會之種種憂慮，將變而為絕望，不獨歐洲各國，且並世界其餘各國，皆將曠然陷於深壑之中，而莫能挽救，此日內瓦之政治家，所以在此緊張停頓之空氣中，視中日滿洲之爭為危險中最大之爭端也。然在其他地方而言之，亦有許多身居政治領袖地位之人，對於其人民之呼籲，置若罔聞，而猶以此項滿洲之爭，恰當作國際政治之足球，而欲互相蹴踢以為戲者，殊不知此輩呼籲之人民，理論上，彼等之政治，固當對之負責任也。

若論國際聯盟會，自其成立以來，於茲已越十三載，此十三載中適當年年多事，罔不以爲是西方不幸之時期，

今該會之權力究竟能否維持世界之和平，胥在此第十三年上受最嚴重之試驗，是誠爲同時湊合之一惡劣情形也。然有大事發生，正所以造成大機會，今之世界乃正需要偉大之政治家起而應付之時也。所不幸者，歐洲今尙在一狹隘的民族主義掌握之中，而在英法兩國，且有舊派執而不化的帝國主義者，猶視遠東全局僅爲別一帝國主義者征服弱小民族以開拓疆土之問題，一心存着此念而不肯稍去。故吾等對於擁護國聯者，固可深致期望，但有與國聯爲敵者，並有更壞的，如對於國聯所代表之種種良法美意，雖自認爲信任，而彼等之舉動恰又慣常與之相反者，則吾等又必有以對付之。馬佳凡里 *Marquess Curzon* 之去世，今已四百年矣，但其所著「政治起原」*Il Principe* 一書之精神，則今尙存於歐洲各都會司法制度之中也。(按馬佳凡里爲意大利之弗羅倫司 *Mediceo* 人，一著名之外交家及歷史家也，生於一四六九年，歿於一五二七年，嘗著「政治起原」一書，風行數百年，稱爲治國方法之傑作，論者於此忽而提及馬氏，似與上文無甚關係，想必於其著作中所稱之方法

，有所取意耳。）

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某嘗語余（記者自稱曰：『吾儕英人之視滿洲問題乃是如此，英人本與日人相友善，而日本又嘗爲我國聯盟之邦，昔當歐戰，日人早便來助，卽在今日吾等在遠東之地位，亦賴日本之友誼而得大爲鞏固。爾等國內之武人政客弄壞了滿洲，至迫於需要，日人踏入而爲之整理時，爾等乃引吾等大家所希望將來可以遵行的高唱原則，以請世界爲爾等自己所犯之過，而責罰彼等自己，此事殊於吾等爲無益，故吾等務必極其審慎以處之。』此種簡單之語，確在英國爲少數之輿論，且並不足以代表英國報紙，以英國報紙，除一二種卑鄙齷齪者外，固大抵能明白事理，深知大體者也。然在政界方面，則仍狃於英日聯盟之舊說，其首相麥克唐納身雖爲工黨之領袖，但受保守黨之包圍，而亦無可如何，以是英國之現政府，名雖不屬於保守黨，而實際之政權幾無一不受保守黨所制，如西門氏 *Sir John Simon* 之長外交，其識見之淺陋，應付之不當，嘗受報界嚴重責備矣，以如是之人而仍留任外交之職，是誠一國際不幸之事也。

今日英國外交政策之不滿於人者，蓋以其既無一定之

綱領，又乏相當之決斷也。伴爲畏戰矣，而於和平機關之國聯會，却又並無澈底贊助之意；欲得與美親善之實際利益矣，而於遠東之危局，却又不肯與美合作，擇定一較爲穩固之立場；對於德國之要求，軍備上須有平等地位，既遽然承認其理由之正當矣，而於裁減軍備之事，却又並不欲以更誠意之擁護，而應德國之此項要求，且日內瓦之裁軍會議，德國因其軍備平等之要求，不能得到各國之承認，已憤而退出，促成會議之停頓矣，而英國猶不肯繼續以作公開之討論，今之唐甯街 *Downing Street*（英首相麥克唐納所居之地）且方轉變其意向，以與巴黎柏林作分批之交易，意在將世人注意之中心移轉他處，以減削國聯之重要，由此觀之，英國對付今日歐洲別種問題俱是如此，則其於十一月內參加國聯討論李頓報告時，亦似難望其爲和平公道之故，而得有所主張也。

惟英國內閣之對於此事則並不一致，其於西門外長之政策，默認日本在遠東之侵略，確有少數反對之強烈聲浪，據其外部某要人之解釋，謂於最近數月，英政府之所以默然無言，蓋皆因日本外交家，方以英日同屬帝國主義之國，懇求我國共同維繫，而英國之政治家殊覺難以應付之

故。但彼又云，英政府之政策，如有任何更動，則其所取之方式，必將一面姑從國聯可定之辦法，強迫日本尊重國聯之權，而一面則當盡其力之所能，使日本不至退出國聯。

此種辦法，實為必然之事，良以今日之英國並不準備擁護華盛頓之政策，於國聯方面亦只持其最沉靜冷淡之態度，而不欲有所主張，惟其與日貴重之友誼，則必出其最和緩之態度以維持之，蓋在英國自由黨之意思中，將來此種友誼之結果，必可絲毫無損於英國之威信，及其在遠東之地位也。

至於法國人之推闡事理，辯論是非，乃素有嚴正不屈之名，但證之前一年之法國，殊覺其與此名之不稱，法國政策之根本原則，在乎有條約擔保之可恃，則恃此條約以為穩固，其次則於必要時，恃其兵力以為穩固，如歐戰以後，法所取得其戰敗鄰邦之種種權利，其保持之法。即屢用國聯盟約及國聯會以作其利器是也，故條約之神聖不可侵犯，法國至今堅持，然其於滿洲之爭則不然，徒以其在印度支那殖民地利益之故，致使其政策不能一貫，結果對滿案之爭，法竟用一完全不同之政策矣。法前總理白里安

者，固滿案之調和人也，當去年中日爭論最烈之時，白氏嘗為國聯行政院之主席，然人皆知其所發之言，無非為法國自己耳。又前嘗盛傳，關於遠東之事，法日竟有同盟之說，此事雖經法國官吏一再否認，可不置信，然實確有一時，日本嘗以聯和之計獻之於法，而法國之參謀部與殖民部亦確曾悉心考慮而贊成之，此乃一不可掩飾之事也，且在法內閣得以正式批准此事之前，泰迪歐內閣之被倒亦以此故耳。

今之赫禮歐 M. Herriot 實為步白里安之後塵者，惟彼早已見到，法國如在遠東採用一種政策，與法在歐洲之地位直接相反者，則法國此種地位殊覺難以保守，蓋若容縱日人之違反國聯盟約及凱洛格非戰公約，便不啻削弱法國之地位，使不能要求德國之嚴守佛賽爾條約 *Versailles Treaty* 以及國聯盟約，因此等盟約如今德國正欲想破壞故也，現赫禮歐以歐洲局勢如此危機四伏，已決定兩種辦法，一須堅持條約之遵守，以挽救法國在歐洲之地位，其次則改變對日態度，以維持法國政策之一致，然須常記，法國却從未嘗真為中國一國而有所顧慮，彼國政治家之演說，雖常說得天花亂墜娓娓動聽，但無非為自圖其利，而於遠

東之事，更處處可見其爲殘暴不仁之帝國主義耳。

他若德國則因見世界怪事之百出，覺得自己處於一種地位，利於舍棄國聯以就日本，巴本政府本爲普魯斯之精神所擁護，如今正欲想破壞佛爾賽條約，俾德國之軍備與國防，可不再受歐戰結果所加之種種限制，但看日本之已經違犯國聯盟約，如可奏凱而去，逍遙無事，則德國便將大得其力，起而要求佛爾賽條約之修改，設見機會之佳，甚或進展至一公然否認之程度，亦未可知，故日本之以退出國聯相恫嚇，乃深合德國之意，並已得德國之約，准在國聯內處以中立，而不加過問。

其餘歐洲各小國則固以擁護國聯反對日本，爲彼等有益無損之事。彼等前聞美國聲明，決不承認滿洲僞國，嘗欣然提議，欲得國聯大會決議，明載不承認之原則，其事在本年三月，當時彼等態度甚強，然則於以後國聯再行集會，根據李頓報告以熟考滿洲局勢時，彼等之必將持論更堅，當亦在意料之中也。今國聯行政院之主席，爲愛爾蘭自由邦之凡勒拉先生 Mr. DeValera 事實上以小國代表充任國聯主席，自可使各小邦之勢力增加不少，凡氏之嚴責日本，不應在李頓報告公佈之前，卽昧然承認己所設立之

傀儡政府，曾引起全場大聲響應，俱斥日本之非，同時有馬大遼加（Mr. Martellago 西班牙代表）者，最爲國聯中熱心敢言之人，且起而聲言，謂所望於各會員者，國聯之權應共維持，國聯之約應共尊重。各大國雖常告以遠東地方上之情形，非彼等所知，今於考慮滿洲問題之時，自有各大國深知該地之特殊情形而直接關心，彼等只宜聽從大國處理，毋庸出而有所提議等語，然在各小國則以爲，國際陰謀，鉤心鬪角，彷彿一局之棋，而彼等則却如棋局中之小卒，早已受侮不少，今此辯論，既不合理，亦殊不足以使彼等心服也。

夫李頓報告之公佈，顯爲國聯史上重要之一節，此項報告固大概爲世人所稱頌，惟細察其各項建議中，並無一適當之解決，能切實依照保全中國領土行政完整之原則者，今且不問中國之是否肯接受根據此項報告而所擬之任何盟約，而要之以國聯中之一會員，出乎軍事侵略之舉動，而深入他一會員之國境以內，究竟有無補救之辦法，則該報告書中並未提及也。此種事實，今世之政治家誠不能不特別引爲憾事，如謂該報告書之遺漏乎，則自有此項重大之遺漏，將使以後之各小國，對於領土完整之原則，罔不大起其憂慮，而不得高枕而臥矣。

蘇俄計畫經濟中之勞工問題 (續)

葉祥法

下列數字，表示蘇俄勞工因工資而使物質生活改進之情形：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工資公積金	一九五	一九六	一九九	二〇〇	二〇〇
個人工資公積金	七〇〇	九四〇	二五八〇	一五八〇	一九七〇
與一九二七之比	100.0	133.0	133.0	120.3	197.0
社會主義的勞工積金：					
1. 社會保險	九八〇	二六〇	一五四〇	二七三〇	二八〇
2. 工業勞工事業	六〇〇	八〇〇	二五〇	二六五〇	四七五〇
3. 工業上額外化費	三五〇	四四〇	五七四	六七九	一九二〇
4. 住宅建築	四九七	五〇九	五九五	二二七〇	二六六
5. 教育基金	九四〇	一四四〇	八〇〇	四八八〇	四二二
6. 衛生事務	五五〇	六七〇	九九七	二二七〇	二二二
7. 公共採辦事務	一〇〇	二五〇	六五〇	一〇〇〇	二〇〇〇
總數	三二七	六四六	一六五七	一七九三	六
與一九二七之比	100.0	一九九	一九九	二二七	六
與個人工資公積金之比	四三	四二	五二	六一	—

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春，工人工資，就工業整

個說，是增加二·三倍，就冶金工業機械建設工業說，是增加二·七倍。蘇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的工資分析，同社會民主黨的及已被第二國際合併的貿易聯合會經濟學家的工資分析，都偏示：若從蘇俄無產階級總收入中，取去一部份為社會主義的積蓄，則勞工所得並不大於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勞工所得之數。要知如此觀察實不正確。因在蘇俄能入於無產階級勞工之手的實僅為其收入之一部份。在蘇俄的情形以下，根據她的國家收入結構而論，工資一字並不代表一種純粹相對的觀念。即是所謂國家收入中的一部也還是用作發展勞力生產者。其餘是用作社會主義的企業基金，社會保險，工人事業改進的基金等等的費項。再有關於國家預算表中的公共教育，衛生設備，住宅建築等等事項大宗的分派，不僅表示近代進步的非常速度，也在代表社會主義的勞力生產方式。

如此種種，並非即可謂完全了解社會主義的工資的涵義。若每年假期中工資照發數目，這項在一九二七——二九年支出只有一零七兆盧布，一九三一已升至三六四兆盧

布；再如維持工廠補習學校學生款項，此在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只有一九兆盧布，而至一九三一年已加至一五四兆盧布，四年中長到八倍以上；並其他種種勞動界之化費，均當加入被取出的一部份工資之化費中。此外尚有不被注意者如勞工短期訓練班之普遍組織，費用亦在二三五兆盧布以上。

蘇俄在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之中，已得抗禦的方法。低工資工人的比例已每年逐漸減低。下表可以詳示此點：

工人工資百分表

四盧布以下 四一 卒卒 八十八 一〇〇 一〇〇 一五〇 一五〇以上

六三·八	三三·八	八·七	三·三	一·四	〇·一
五·四	二八·三	一·四	四·六	二·九	〇·四
三·四	三·二	一八·二	九·八	八·〇	一·四
二·三	三·四	二二·二	二·七	一〇·六	一·八
一·七	二七·二	二四·七	一五·〇	一五·四	四·〇
二·一	二五·六	二四·八	一六·八	一七·二	四·五
九·八	二五·四	二五·〇	一七·二	一七·九	四·七
八·〇	二〇·九	二三·四	一八·二	二二·九	七·六

前表可表示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〇年，四〇盧布以下之勞工工資，增加比例將及八倍，一〇〇盧布以上，增加比例約一五倍。

同此時間，國家農場雇工之物質幸福，亦有相當增進。同時，因國家農場，農場之特殊化，與機械的應用三者普遍的發展，國家農場勞工工資發給，亦大有變動。

每月平均工資(以盧布計)

所有勞工	一九三	一九九	一九三〇	一九三
永久勞工	三·四〇	二六·三	四〇·〇	五五·三
季候勞工	四·〇〇	三·五〇	五·五	六·六
臨時勞工	二六·二六	三三·〇〇	四〇·六	四三·七
	一七〇·八	一九二·六	三〇·三	五〇·六

故一九三一年，國家農場工資平均數，大過一九二八年兩倍有半。

有當注意者，有數蘇俄農場，如北高加索之吉干(Сид)農場，一九三〇年時農場勞工工資已與該地工場勞工平均工資相等，此足表示消除城市與鄉村久懸之隔膜一事，已有相當的進展。

減少工作時間，也與工資有系統的加高相伴而來。在

不久以前，在沙皇時代，工人有時每日須作工十六小時至

十八小時。革命以前，作十小時十二小時工作，本是極普

通的事。當十月革命曾有每日工作八小時之要求，並有成

年每日工作最高時間之實驗；青年勞工有每日工作最多不

能超過六小時之規定，每日七小時工作之規定亦有引用。

普通工業每日工作時間長短之演變如下：一九〇四年各種

工業平均每日工作一〇·七小時；一九一三年為九·八七

小時；一九一八年為七·六九小時；一九三一年為七·〇

一小時。煤礦工業已從一九一三年一〇·〇六小時工作減

至一九三一年七·〇小時；五金工業從一〇·〇七小時減

至七·一〇小時；槍械建築工業，由九·七三小時減至六

·二五小時；化學工業，由一〇·一小時減至七·〇小時

；紡織工業，由一〇·一一小時減至七·〇二小時。

蘇俄對於各種危險工業，每日工作時間特有縮短之規

定。如在一九二八年，每日工作，規定七小時。有百分之

一四·六二工人在此時間內工作。其中成年勞工佔總數百

分之一四·四；成年一佔百分之四·七二；青年工人佔

百分之九九·一七。

因有多數工廠用輪班制度，若每工人每日工作時間延

長至七小時半，則機械可以盡其最高效用，故政府特制一

新工廠法，工人每月至少須工作一六八小時，（即以每日

七小時乘每月二十四日所得之積）。在此制度之下，工人

每作四日工，即得兩整天休息。（未完）

★ ★ ★ ★

蘇俄第二次五年計畫中生產力分布之根本問題（續）

治博

（五）第二次五年計畫中生產力之分布

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之使命，對於

生產力分布亦須決定。

從此目標直接發生之方針，即繼續使全國工業化，及

都市農村對立之解決是也。此兩項使命，有相互不可分離

之關係：在建設社會主義之條件下，解決第一使命，附有
解決第二使命之條件；工業之合理分布，為建設社會主
義之一條件，然此又以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改造為條
件。

無階級的社會之建設，為恩格斯氏所宣明之全國工業

均分之原則，或可實現。此原則之具體化，為列甯之民族政策，實現：「原料產地之接近」，「以勞働之最小消費為出發點，關於工業之分布」，「集中生產於混合企業」，「重要工業原料之自給」，「人口之新分散」，「關於最近黨決議之工業向東移動，與目前大都市中工業企業建設之停止。」

第二次五年計畫中，生產諸力分布之根本方針，非依下示各點進行不可——蘇維埃聯邦之農業地帶，及後進民族地方之工業的水準，使「決定的」向上，此與「基於列甯之民族政策之工業，使其儘量接近原料產地」之方針，完全一致。嚴守目前大都市停止建設大工業之方針，務使分散工業於新地方。自然富源之綜合的利用，與大混合企業之建設，為決定建設地點及企業規模之根本原則。合理的貨物集散，與運輸網之最有效的利用，為決定混合企業建設地之一要件。此等概須與蘇維埃聯邦之經濟的獨立，及所謂國防力充實之方針一致。

蘇維埃聯邦中自然力之分布，即地下蘊藏，潛在的「能」，氣候，森林，水力等，為產業分布之自然的基礎。

此等富源之利用程度，及其他國民經濟中所占之意義，依

其蘊藏量，學術及技術之發達而存在。

欲合理的利用自然富源，且使投資得有最大之效果，則其綜合的利用，（煤炭——精煉業——化學工業。有色金屬工業——化學工業——製鐵業）尤非謀水力之綜合的利用不可。我國經濟之社會主義的本質，現有之生產諸力，電力之長距離輸送，從電力製造地遠距離之廉價燃料與水力之利用——等，於第二次五年中，為社會主義的企業之主要形態，以提倡混合企業。

方在形成之社會主義的分業，為農業及農業上之專門化與協同化之發展過程，又必為工業農業之相互協同化而實現。此對於分布上有下列之意義：

(1) 建設（包含工業建設）應即從大規模計畫。（縱令建設於新開無人之境亦然。）

(2) 投資之效果，非包含於混合企業之個別的企业中，係就混合企業之全體而決定。

選定混合企業之建設地，不以個別的企业（縱令彼為指導的企业亦然）之作業條件為標準，必須評定混合企業全體之作業條件。

以最小之消費，收最大之經濟的效果之必要，於選定

若干「加工業」建設地時，（與補助的企業密切結合之複雜生產業）使選定接近舊工業地帶之地點，（例如喀希拉地方之電氣機車製造工場及非洛納希地方之車輛製造工場）。此處能儘速為企業之裝置，竭力縮短其建設之期間，並節約「補助的生產業及接屬的生產業」之建設費。此事以補助的生產之綜合為基礎，建設新地方之新企業，即使建設國民經濟的混合企業為必要。

蘇維埃聯邦經濟之具體的諸條件，就分布上，需要考慮幾多之補充的事情與使命，其主要者如下：

(1) 新工業企業之建設中，將來須附帶貨幣價值及物質價值之最小支出。

(2) 第二次五年計畫之建設，必須考慮儘速獲得生產的效果——此事從蓄積條件，或從資本主義的包圍，俱為必要。

(3) 今猶為國民經濟體系之「弱點」，所謂運輸業之狀態。

(4) 當建設新工業地帶，有依據少數之現存工業地帶之必要。

(5) 資本主義的包圍，與對蘇聯軍事的攻擊之威脅

，在軍事工業分布上，非加以充分考慮不可。

以最小之勞働消費，組織生產之必要，及第二次五年計畫中，輸送貨物之激增，需求貨物輸送之合理的分布——此須由：「使工業接近原料及「能」之資源」，「儘量利用燃料及原料之地方的資源」，「對於需要旺盛之某種類生產物（尤以大量且運送不便之生產物）之中心地，建設地方的生產地」等而完成。

工業之全國的分散，與新地帶之工業配置，全係符合上項使命。所有新運輸幹線，不僅為交通運輸而已，且為接近地帶之經濟建設，應儘量利用。又已設之運輸幹線之改善，（彼可激增其輸送能力）或亦含有重大之國民經濟的意義。至強力機車之應用，複線之敷設，鐵道之電化等，能使鄰接地帶之大量貨物，集中於改良路線。

又自此可發生儘量利用「水路（浚渠，水門及其設施）汽車輸送，航空輸送，及馬車輸送」之使命。而特殊之輸送形態，即原油輸送管，原油製造輸送管，瓦斯管等，亦非發達不可。

建設方面，有依據現存之工業中心地之必要，故先須着手於舊工業地帶生產機構之技術的改造，（既成企業之改

造，補助的生產業及助成的生產業之建設）。

（新地帶之開發，亦須預定一定之順序（階段））。

各地之建設順序，須參酌各地方之蓄積可能性而作製。各地方之建設規模，依地方內之彈性，而無限制之必要；（舊地方蓄積之一部分，即投諸新地方之建設，甚為明顯。）然預定投資額中，自己蓄積之所占比率，與全聯邦共同投資之比率，有應正確計算之必要。國民經濟各部類之分布，可從此等諸部類發達之特殊性，與勞働生產力之發展水準，所生幾多之特異點上，加以考慮。

關於農業方面，應充分考慮：方在形成之新國民經濟諸關係；及從新技術與經營主體之新社會的性質，所發生之諸變化。且以農業生產之專門化爲目的，實行地方分化，殊爲急要。

全俄共產黨第十六次大會中，斯丹林之報告有云：

日本對國聯調查團報告意見書發表後之各國輿論

王曾善

李頓報告書發表後，因其內容不乏申張正義，主持公道之處，故日本方面對之頗致不滿，於是日政府製成意見書，於本月十八日提交國聯秘書處，其對我國肆意侮辱，

在小農經營之下，實行專門化，顯爲不可能之事。何以言之，因小經營者，如其必要之預備品被奪，而爲不安定之經營，即某種產物失敗時，賴其他產物爲補償，不得不栽培一切產物故也。且國家如無一定量之食糧，則不得實行專門化事業。我人於趨向大經營，並由國家之手貯藏食糧之今日，能將產物及部類之專門化，樹立正規有組織之使命，且非樹立不可。」

第一次五年計畫之經濟的結果，及第二次五年計畫當初之國民經濟全體狀態，與各部類之狀態，爲作製國民經濟發展計畫之必要的前提條件。各地方之發展，與一般國民經濟的使命，須有不可分的結合。

我國（蘇俄）之一切建設，方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之下進行。在第二次五年中，諒亦如此。生產諸力之合理的分布，必須爲無產階級獨裁強化的手段。（未完）

與措詞荒謬，可謂達於極點，惟是李頓調查團乃係由國聯行政院正式派出，並經中日兩國同意，雙方派員參加，具有法律之根據，日方雖曲盡解說，而其意見書，徒事狡辯

，毫無根據，非但我國人士，視之無足重輕，不值一顧，而國外明達，亦無不認爲狂悖，羣加駁斥。茲將各國輿論對於日本意見書之批評，分紀於左，亦可以見公道正義之未盡泯於世界人心也。

【美國。】美國當道對於日之李頓報告意見書，因恐正式評論後，被人誤認爲間接干涉國聯，故今日僅非正式表示意見，以爲該意見幾難自圓其說，內有許多方面，與美國之見解特殊，即其他各點，其理由亦殊薄弱，美要人之居負責任地位者，對於日人所持九國公約不適用於滿洲爭執之立場，尤難贊同，認此種立場，絕難自圓其說，因美國信九國公約，專爲保障中國之統一而設，今以日本軍事行動結果，中國之統一直接爲之破壞，美國固願承認中國，今方缺乏某種之統一現象，與國內之缺乏安定，但當締結九國公約之時，日與其他簽約國，均早已明白承認此種事實，且於完全深知中國狀況之後，同意商定，不加以干涉，美當道又謂當九國公約提出討論之時，中國國內正在各軍閥相鬥中，南方既不與北京政府合作，而東三省又自爲政令，且爲中國本部一部份之真正統一者考當時所以締結此約者，此即爲其理由之一，惟日本之意見書，既獨致

國聯，故美當道認爲與美國無涉，不必加以正式評論，並表示美國在國聯討論之時，雖暫不活動，但可爲國聯諸會員國保證者，苟其所認爲應取之步驟，美國亦予以完全之同情與合作，某大吏又謂美不抱此態度，即所以消極的贊助國聯解決爭執也，至官場以外之人，則對於日本意見書，並不驚異，報紙雖刊登於顯著地位而一般輿論，則稱其中所言者，日本宣傳家早在此間道及，固已熟聞之矣，日外交部於再利用其機關通信社，（日本新聞聯合社）散布直接交涉空氣，爲國聯空氣，日如堅執反對李頓報告書及行政院（或大會）之決議，日本則被認爲侵略主義國，祇知有槍砲，不知有公理，大局將陷入僵局，乃以直接交涉爲名，拒絕公開討論。

美國國務院擬於國聯考慮李頓報告書之際，嚴守戒默，不作一詞，以免爲人牽強傳會，指美國施用壓力，不過美政府主張採納書中之建議。美國輿論界之評斷，謂國聯如反對日本之爭議，則列強必將全行宣布不承認「滿州國」，美國之擬取此途徑，久爲世人所共知，果能如此，則「滿州國」政府自不免傾倒。

美國對於日本引證美國取得巴拿馬運河讓與權之行動

爲其在滿軍事行動之辯護一節，全國輿論，羣起痛駁，宣稱二者絕不相同。

第一 華府九國公約與凱洛格白里安非戰公約，皆係在巴拿馬運河區域讓與美國以後締結簽訂，而美國今日之遠東政策，則以此兩約爲基礎。

第二 兩者亦罕見有相同之點，查巴拿馬曾背叛哥倫比亞多年，至一九〇三年十一月三日乃宣告獨立，後十日得美國承認，又越二日，美巴始簽訂條約，由美國出款二千五百萬元，購得開整運河權，迨一九二四年舊約期滿，乃於一九二六年續訂新約，更明白規定兩國權利，美國允在運河區域不經營足與巴拿馬共和國實業競爭之任何企業，而巴拿馬共和國則允遇美國與他國發生戰爭時，彼亦認爲在戰鬥狀態。

華盛敦郵報社論稱，國聯會員國及美國，既已遇蹂躪條約之國家，如聯合拒絕承認，則可強迫滿洲國之解體。日本不顧一切，肆意橫行，實足激全球之憤恨，而招致經濟上及財政上之報復手段。其第二社論，則稱中國對美友誼更篤，購買美國貨物，與日俱增。又紐約講壇報社論，謂日本對報告書之答復，反證明日本之弱點與絕望，蓋在

日本國民反對日本軍閥以前，日外交家固決不能違抗其軍閥也。

美國駐日大使克理優二十二日下午在關西日美協會招待會席上演說云，美國民以誠心誠意，支持國際和平運動，恰如奴隸制度，絕跡於今日之文明國然，蓋支持力謀實現文明國間絕跡戰爭之人也。此項運動爲全美國民根本的一希望。今更有一事，爲美國民所關心者，厥爲日本財政上保持安定，繼續繁榮，經濟的繁榮乃永久和平自然的歸結，而戰爭行爲，足使財政破產，余希望日本國民於確保國際和平，更加一層之努力。

【英國】。十一月二十一日倫敦每日先鋒報稱，日意見書仇視國聯行政院委派之調查團，否認其權限，譏諷其建議，不啻蔑視世界和平工具，向國聯挑戰，日本既絕對拒絕行政院，或國聯大會過問中日問題，則此問題已擴充、本身事態以外，國聯之前途，以及世界和平之工具，均瀕危境矣云，紀錄新聞日報稱，日意見書除日本以武力實行之辦法外，對於李頓調查團建議之辦法或其他辦法，均絕對否認，此爲外間早所預料，但日意見書內，并無新穎之理由，日方所提之各種理由，實較現代日本更爲陳舊云。

同日英國民治同盟，由羅素，藍斯堡（工黨領袖）與韋爾斯諸人，簽名發一宣言，宣稱中日爭執中之危機，正在發展，將來不僅對於遠東前途，即對於軍縮問題，亦將有足以決定運命之影響。今國聯倘有日人所認為不利之決議後，日本勢將決定退出國聯，固屬可慮，雖然，有一點須明瞭者，即日本縱決定退出國聯，苟非其按照國聯盟約所負之國際義務，悉經履行之後，則仍將受盟約之束縛。再若英國表示準備與美國合作，共同維持九國公約後，或亦仍可阻免日本之退出國聯也，最後民治同盟又建議，倘國聯大會宣告日本為違犯條約之侵略國後，則各國應立即禁止一應軍械子彈傳與日本云。

英國民民主政治聯合會亦對中日問題發表宣言，其中最重要之一節略謂，『若日本果走極端而退出國聯會，日本仍將繼續受國聯盟約之約束，除非日本已依照盟約之第一款，履行彼對於國際間及盟約應盡之義務』，此節之意義頗為重要，該宣言署名者，有英工黨首領蘭斯勃萊，勞工黨政府之檢察長克利浦，羅素，及威爾斯等知名之士。宣言中復稱，若英政府與美政府採一致態度，擁護九國公約，則日本或不致採此積極手段云。

前上海字西報記者格林，現居倫敦，於二十二日致函倫敦泰晤士報謂，人皆集其視線於滿洲問題，李頓報告書將因此而有被人忽視之危險，據格林之見解，李頓報告書對於中國內局主張國際合作，與內部改進之處，所佔篇幅較解決滿洲問題為多，國聯苟採用整個的，而非片段的報告書，則在此主張中其事業將有極大機會矣云。

同日泰晤士報載有長篇社論，謂國聯行動在遠東非絕無影響，苟無此行動，則可怖的大戰爭，殆難免發作於華北。未始不可蔑視國聯之日本，今則亦請願於國聯矣。國聯行政院不能判定有罪與否，因事態之惡化，兩國皆不能無責也，但國聯須知何者為其所能為，何者為其所不能為，而不嘗試現有組織所可容許的範圍以外之事，此乃要着。國聯不能一舉手而將滿洲再變為中國省分，但亦必須堅決拒絕承認『滿洲國』，因此邦之存在，與李頓報告書相抵觸，而此報告書者，乃國聯必須據以謀取解決之基礎也云。

該報復謂，如日本拒絕李頓報告書，勿論其是否退出國聯，將造成一嚴重之情勢，裁軍會議之命運，亦將視國聯對於李頓報告書能否堅持為判。『觀察報』評論國聯行政

院會二十一日接受李頓報告書事，稱據日代表松岡之宣言，吾人明瞭此事件之核心，在給予滿洲自治之明確性質如何，松岡曾用「地方自治」字面，非正式預示日本之要求，日內瓦開會時，在李頓與松岡以外，無疑將有他種之意見發表，惟吾人預料，不至有任何不能調停之歧見云。

二十一日倫敦「新聞記事報」發表克明斯氏所作一文，論及國聯行政院開會事，稱「此或爲國聯最後之機會」。氏稱日本最後所意欲者，即爲退出國聯，日代表將盡力引誘國聯，俾「滿洲國」試驗得以成功，大概或將草擬一自由與寬大統治，作爲李頓報告書之一種似是而非的替代物。國聯對於此種勾引手段，將不予以摒絕而堅持不動耶？本日爲長期試驗之開始，以決定一最高問題，判明現代世界上法律與武力之統治，孰佔優勝。

【德國】柏林日耳曼尼亞報在日本意見書發表著有社論，極力抨擊，謂日本意見書之能否得有地位，將視國聯今後之進程爲斷，並謂國聯對於滿洲問題，將不變其態度，在過去十四個月中，毫無決定，今將依然擱置之，而無決定也。滿洲衝突之慘劇，表明國聯乃一個不充充分完全之機關，不足以執行如赫禮歐在其建設計劃中所提議之重

要工作，英法從未有斷然行動之熱忱，滿洲問題之一再拖延，英法與有關焉。德國最所注意者，在避免一種前例，恐德國將來易地而處，將受此前例之惡影響也云。該報最後作悲觀語，謂遠東衝突，在日內瓦銷滅之希望，直等於零云。

【法國】巴黎人民報二十一日社論謂，無論日本意見書之內容如何，而國聯在此嚴重局勢之下，只應維持本身之威信，理宜壓迫日本即將滿洲交還中國，若國聯仍再一味延拖，則國聯已遭遇重大危機，爲各方共認之事實云。

法國巴黎晨報於二十二日著有社論，謂察雙方各執之理由，顯未有和解或調停之適當手續，國聯於此，似宜謙謝不敏，聽他人處理耳。况國聯大會主張各歧，尤不能不出於此途云。小巴黎人報詰問國聯行政院之資格，謂此事應交國聯大會辦理，因能決定此種問題者，厥爲大會云。

【意國】羅馬政界中人，咸稱意大利必擁護李頓報告書，自日本意見書發表後，意國認爲係一不易調解的衝突之開始，但此並不能代表最後之結局云。意國輿論對於國聯應付中日事件之步驟，非常注意，特別因十月二十三日莫索里尼曾在托林演說，認遠東及南美事件，爲國聯會

極端軟弱之明證，莫索里尼爲極端主張用仲裁方法解決國際糾紛之一人云。

【友邦外交家之公正批評】有僑華多年之某友邦外交家，公正評論日本意見書，謂十八日東京發表對調查團報告書意見書摘要，本人已見諸報載，其措詞立意，殊屬荒謬。日方製造意見書之目的，在避免九一八事變之責任，希圖推翻報告內對滿洲事件之忠實嚴正記載，一面又盡力侮辱中國謂爲無統一政府之國家，甚至謂中國並非國家，不過爲地域上之一名詞云云，希圖卸除破壞國際公約之責任，轉移國際間觀聽，但國聯方面早經洞悉此情，對於所謂「滿洲國」已決定以李頓報告書爲根據，予以否認。目下日本國際環境已成孤立，日內瓦各國代表對於日本一手造成之「滿洲國」妨礙遠東和平，均持反對態度，日方之意見書徒見其欲蓋彌彰耳。繼謂本人旅華已久，深悉中國之現狀，爲建設過程之一種現象，天下決無無些微內亂之國家，決不能因有內亂而否認其爲國家。國民政府建立南京，爲世界萬國公認之事實，日本意見書竟稱中國無統一之政府，殊屬侮辱中國整個民族。

【大美晚報之評論】大美晚報十一月二十一日社論痛

斥日本意見書之無理，謂：日本對調查團之意見書，似無甚新事實，即有之，亦屬微乎其微，反之，却有一大堆重複之辯論，特別顯見爲日本不能了悟國際事件現代思想途徑之新啓示，嘗有人一再發表言論，謂日本爲一運道不佳之國家，永久落伍，而不能追上。日本之奢望係產生於舊意義下之帝國日益變爲過時之際，日本之努力辯證其帝國主義行動爲合理，常根據於已由條約及新國際態度使其歸於無效之先例，準是，日本不斷戮力於幹多年前已幹過之事，且對其行動所引起本現代概念而加以之批評非笑及真正敵意，輒表憤怒，日本永遠腰束撐裙使高之軟墊，前高後低之女帽，展示一八五六年之婦女新裝，以證明其所服者爲最新裝束。日本之批評，有數點使人驚疑，預備日本覆文之人，事實上是否曾確將報告慎加閱視，例如其中有一語謂報告書對日本之不平，係枝零破碎而論之，且不能承認一根本要旨，而使其平整歸爲一體，——即謂「有一定之立意，欲消滅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就事實立言，報告書澈底承認所提之事，不過係以另一種詞句出之，——「行其（中國）限制日本在滿非常利益之國策。」此乃李頓與日本對滿洲見解相異之中心點，調查團看出「中日兩國國家

政策目的彼此衝突。「看出爲享有非常利益」者，而不爲享有「權利」者，而日本之答辯，則基於天授日本使之崇高根據，以將一無主之境，名義上爲一全不堪稱爲「國家」之隣國所有者，撥亂而反治。

概觀上文所有根本不同之處，則每一重要之點，自必有三翻四覆頭重腳輕之衝突，對日人開端即有之假定，即謂調查團簡直不知所談何事者停止加以考慮，而進入一較堅固之根據，即認調查團固自知之，不過係從另一與日本完全不同之觀點發言，此點即立可解決矣。日本之批評，既復回至華府會議，甚至可不必與調查團持同樣見解，日本對中國現似採取一大異於其他簽字各國之觀點矣。

日本據謂感覺一切事件，已使一九二二年假定受給，竟傳達中國迅速進步，應爲該約繼續有效之先決條件之義，實際上人人皆可查閱該約，以見文中並無此種意義，該約命簽字各國「尊重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完整」，要求各國「予中國以一最充份最不受困難之機會，以發展并維持一有效而固穩固之政府」，對中國發展之進程，并未加以時間之限制，中國國家發展之進程，若有興衰起伏，亦如個人所有者然，在此無偏見之旁觀者看來，似屬頗爲自

然之事，而日本現竟以滿洲事物不合於彼之根據，從事造出證明其在滿洲之整個進程爲合理之理由。

如前所云，此項答辯與李頓報告之間，有無數點皆有頭重腳輕之衝突，日本不但繼續堅持「滿洲國」之產生，係自然而獨立之事，且進一步宣稱，「滿洲國之前途，日本認爲燦爛光明」，試以此而與李頓之見解相較，李頓云，「獨立運動，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在滿洲曾無所聞，僅因日軍之在場行動，實爲明顯之事」，又所引中國銀行家商人語李頓之言，「吾等不欲變爲朝鮮人」。

此等無路可通之點，祇須記得其爲何等偶然，對於日本官場與調查團根本概念之相異，何等直接有阻礙，即無容再加多述矣。林肯於多年前嘗言，「余確謂不得對方之允許，無人能夠治理他人者」，此種見解，嘗使世界頗費時日以看出其價值，日本即爲證明依然有人尙未信之明證，但此究一有正理，而文明之見解，終必行之於滿洲，且必將行之於世界各處，凡承認此事實者將得免於後來改變心志，或不得不使其心志改其自身也。

又二十二日大美晚報復著社論，並引紐約民族新誌之主張，嚴詞責論云：日本若竟依其意見書，完全拒絕調查

團報告書之全部建議，將如何乎？此問題之後一方面，在調查團未抵遠東之前，即已有人提出，在目前情況之下，當然尤其顯著，有多人感覺國聯及與國聯為友者，（其中就滿洲問題而言，應計入美國）先受打擊。嘗有人言，日本於國聯極關重要，此一種見解，外國絕未有之，而外國對國聯之地位，所見尤清，試考慮近期紐約民族新誌所載下文，『若日本依然強硬，拒絕調停者，國聯與美國應正式表示見解，認日本違犯其在非戰公約，國聯盟約，及九國條約下所負之義務。膽怯之人不敢提此公訴狀，其所持理由則為日或致退出國聯而廢棄九國條約，然真正之問題，乃為一始終零碎違犯國際義務之國家，是否仍可准其留於國聯之內。夫日本在國聯行政院乃可裁判他國之行爲者，就其本身行爲而言，於其干犯行政院權限之時，豈能再繼續出席乎。准許一無悔心之日本參加為委員，必成為犯一在德上無可辯護之行爲，其義亦即為國聯之死亡，縱非死亡，亦必陷於癱瘓而不能行動也，是故此一結論乃必不可免者。即日本若拒絕報告書建議，應將其開除會籍，至少亦應停止之。美國應與此舉聯合，致於撤回駐日大使之程度。若此巨大之道德責問猶不足以使日本軍閥就範，則

如吾人以前之提議，應由各國禁售軍火禁貸借款與日本及「滿洲國」。如此一種手段，既不致結果引起戰爭，又可促使業已在傾側動搖中之傀儡迅速崩倒。吾人更希望或可不久即使日本回復其意識也。』無人願用極端之手段，此無庸計者，但亦宜覺察對於猝然停止之日本，苟有用緊急手段以應付之必要，則手段自有，此言意謂連此一種戰爭亦停止之，為『實踐上』之理由，此等手段或不致引用，然固有之。此刻則尙有他事須加考慮者，日本政治家及軍閥（現時極不易區別）嘗苦心孤詣，談論將有開戰，尤其與美國有開戰之可能，彼輩之為此，一為驚駭人民，使擔負不勝任之賦稅，以維持軍隊，其將國內之問題化繁為簡，以裨益其名聲，彼等自知開戰乃一完全不可能之事，相信可用此思想以作一種恐嚇，而坐收預防受攻之利。彼輩對由退出以懲國聯之思想，已將其玩弄，而集為資本，但若日本覺察或致被開除，又或退出而謂之為被「開除」，認為或將失去外交關係，而蹈禁止購買軍火及借款之危險，則又為有另一種意義之工作矣。日本不認為可發生此種事情，此無疑問者，就國聯立予開除或斷絕外交關係而言，彼輩之所為或屬正當，此惟往後數日內之事能確切證明之

。但日本已進至一種地位，其本身經濟之不安全，已釀成酷似非正式禁止借款之事，魯莽言之，日本並不得人認為一有好信用之冒險，一日繼續其行徑，在世界眼光中看來，有似經濟自殺，且與世界輿論反對者，必一日如是。一視東京電報，日本預算之最後數字，支出約數為二十二萬萬三千五百萬，收入則僅一十三萬萬三千萬，不敷之九萬萬零五百萬須發行公債以彌之，此為一件數字說話尤為有力之事。日藏相最近嘗言發行公債而可得安全者，其最大限度僅可為八萬萬元而路透社之觀察，則謂在目前情況之

法西主義之演進

在統一的意大利底新制度之下，產生了各種派別和政黨，但過去的事情總是過去了，沒有人想再幹過去的事情。而法西主義的情形亦復如此，在法西主義之範圍內，可以容許各種意見，但這些意見須與民族一致的新原則不相抵觸。但要回復到以前政黨權謀術數的觀念（那些政黨只以誇大的言辭騙取人民的擁護），回復到懷疑主義（這種主義除掉目前的物質利益，什麼也不相信）的精神，我們熱烈的希望這是不可能的。法西主義是舊的議會政治崩潰

下，多人將覺有重大恐懼，殊不足為奇。並云，『如照目前增進之速率繼續借款，有人懼日本之國債一兩年內即將增至一百萬萬元，全年收入之稅收總額，均僅足敷償付利息而已。』準是，現正由一日本及其他各國均尚有路可走之境況迅速進至一日本之股子已擲出為獨博之境，國聯會員資格，甚至如外交關係一類之事，與日本軍閥故意蔑視世界見解世界經驗所致而現正在製造中之根本大禍相較，不久或將成爲小小問題矣。

★ ★ ★ ★

鄧季雨

的結果，這種議會政治不僅存在於意大利，差不多存在於世界所有的國家中，因為傳統的自由制度（這是當選舉權有限制以及僅有一小部份人對政治發生興趣的時候產生的）在民主主義和普徧選舉制度之下不再適用了。議會政治之崩潰，在意大利較在其他各處更為嚴重，因此其救濟的方法亦必須較為猛烈。

政府的形式和選舉制度的詳細條文現在和管理國家的方法比較起來是不甚重惡的。事實上，大家現在對於後者

較對於前者更爲注意。外國批評意大利事情的人，對於「喪失自由」的悲傷，似乎爲擁護他們自己理論的成份多，爲意大利人民幸福着想的成份少。他們說，至少他們這樣想，「假使尊重『不朽的原則』，人民將不免於滅亡。」

法西斯蒂黨事實上業已成爲和國家同一的東西。法西斯蒂的標記現於國家的建築物，公共機關以及政府的文件上，每當開紀念會或舉行某種儀式時，奏過國歌（*National Anthem*）後，即奏法西斯蒂的黨歌「谷詠南沙」（*Gio Vittor*）。有人或者會這樣想，黨沒有再保持爲獨立組織的必要。但黨必須存在，作推動國家各種機關的力量，去激勵他們，去指導他們。政府的組織和形式實際上并未更改，許多多官吏（包括許多高級官員在內）并非法西斯蒂。這并不是說他們反對法西斯蒂，只是說他們不是黨員，他們雖然接受法西斯蒂重要的原則，但沒有法西斯蒂熱烈的精神，這種精神或者很難灌注到舊式的傳統的官僚中間去，即使年紀不老，思想總是老的。黨站在政府各機關的外面，給與他們以必惡的活力和激勵，許多非法西斯蒂的官吏均爲有用和有經驗的人才，即使他們是法西斯蒂的同情者

，他們也無從入黨，因爲最近兩年已停止入黨。法西斯蒂以爲不必要任何人都加入黨，現在只有兩種人可以入黨，就是得過勳章的人和少年先鋒隊（*Avanguardisti*）。前一種人，數量是很少的，他們不但完全同情於黨，並且對於國家曾有可貴的勞績。少年先鋒隊是經過黨的少年的訓練的，剛剛達到正式黨員的年齡。少年先鋒隊員達十八歲時，准其加入法西斯蒂黨爲正式黨員，因此每年約有八萬新黨員加入，這些新黨員是依照着法西斯蒂的原則訓練出來的，全充滿着青年的熱情。青年的訓練的確是法西斯主義最偉大最良好的成就之一。黑索里尼打算法西斯蒂的統治將來愈臻鞏固，正希望在他們身上。法西斯主義在將來較在現在更有希望。法西斯蒂大部份的制度和法律全着重在這一點而訂立的，爲將來的意大利着想，較甚於爲現在的意大利着想，觀察意大利的人，必須從這一點加以考慮，法西斯蒂的黨歌之名爲「谷詠南沙」者不是沒有意義的。

常常有人說，在外國甚至有人相信，意大利人民呻吟於虐政之下，每一個人人都被人偵伺着，沒有人敢發表他的意見，恐怕他會立刻被捕入獄，常常講這類事情的人，他們差不多全不懂意大利言語，不了解意大利的情形，他們

是聽別人說的，而說的人又專檢聽的人所歡喜聽的事情講，他們將一些荒唐的故事說得天花亂墜，說暴虐如波幾亞 (Borgia) 一樣，偵探全是些穿黑披風的匪徒。我記得在倫敦一個報紙上，讀到一件很有趣的記載，牠說羅馬房屋的前門總有一個窺伺的小孔，當門鈴響的時候，裏面的人在開門以前，總要說 "Oveva" 那個報紙說這是恐怖流行時代的現象，其實這是舊時的一種習慣，在羅馬以及其他城市舊式住宅區域中還殘留着，但正在很快地消滅了。凡稍知意大利情形的人，就曉得這種捏造的故事是沒有意義的。只要在意大利走過的人，聽聞或參加共和私人的談話，就曉得許多意見和批評均可以自由發表。幾個月前，一個著名的瑞士教授對著者說，他對於法西斯蒂制度運用偵探的手段到意大利人民生活的各方面去這件事殊為痛惜，他因此以致父子兄弟之間都不能坦白地說話。但只是幾天之後，弗羅倫斯一個著名法西斯蒂的夫人請當地一位婦人

來會晤著者，那個婦人拒絕這樣的謁見，牠說牠是一個極端反對法西斯蒂的人，不願意去見一個法西斯蒂像費拉里的這種人。這些話牠是在充滿著許多人一間大會客室裏講的。

我們常常看見一些著名的反對法西斯蒂的人，他們的位置不單沒有危險，并且還繼續擔負共公的職務，支領政府的薪俸。在我相熟的人當中，我可以舉出許多例來，譬如有一個人，他在外國利物上，署名發表很激烈的文字，攻擊黑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但他還在一個教育機關中占着很高的位置。近來奉坡烈特 (Neapolitani) 的報紙，發表南方人 (Southerner) 一個名單，這些人在一九二四年曾簽名反對法西斯蒂「智識份子的宣言」的，每一姓名後面注着他們現在所任的職務：在幾十個人當中，失掉位置的只有兩個人。在這張名單上，我可以加上其他許多的人名。

(未完)

國際要聞

一週來之日本

日對李頓報告 書之狂謬聲明

日本政府於廿一上午零時發表李頓報告文聲明書全文緒論及五章其摘要如下：（緒論），帝國

政府因國聯調查委員會之觀察未能澈底殊為遺憾，帝國政府對報告書，不以誠意作成，然信委員會在證據之評價與選擇，有其誤謬，報告書除公式材料之外，應用新聞記事個人通信及談話等，此種雜多之證據，果有何等價值，未能斷定，因此結果，報告書對於九一八事件日軍行動發生根本的誤觀，又關於於滿州國統治之途前，提起不合現實事態之辦法，又報告書對於中國國民，暗示日本方面，對中國抱深大之惡感，然事實完全反此，日本擬與中國國民，協力實現兩國之繁榮，及善鄰之實。（第一章）中國一般的考察，報告書過於樂觀，使人誤解中國真相，而未述及中國之無政府狀態。二、中國之排外運動，中國之抵貨運動，明瞭表示對於日本之敵意，此問題不能分離考察，同時中國革命外交，使留華外僑之生命財產，臨於重大危險，報告書亦承認此事。三、在華外僑之變相的地位，外國因

採用變相的自衛法，外國在中國地位，實屬奇意，世界任何國內，無其類似之例，報告書亦暗示中國不能實行近代政府之機能，因此與中國發生之爭執，不能以普通和平機關解決之。（第二章）滿洲一般的考察，滿洲原來不是中國之一部，據曾任南京政府顧問之愛斯加拉所著書籍中國與國際法及張作霖於一九二九年五月駐北京外國公使宣言之中不認東度實條純冠國領地一節，足證此事，張學良亦曾聲明東三省與中央政府之關係，由東三省之自動的勉力而成，不承認無條件服從之命令云。二、張家之稅政，委員會亦承認之，謂官吏為利自己集富，當展發行不換紙幣，增加人民負擔。三、日本之殊地位，日本在特殊地位，除有條約上特殊權益外，因接壤關係，及地理的歷史的關係之結果，日本權益非常重要，如參加軍事的攻擊不得不極力防衛，此種特殊地位抵觸中國主權之談，與事實相反，報告書不認滿鐵之功績，而注重中國民眾開發滿洲之事，殊難諒解，其意對於日本地位之侵害，報告書雖然分散的記述中國取滿鐵包圍政策，反對於日本條約上權利之侵害壓迫，韓僑中村大尉殺害事件等，此種各事件之根源，實在於中國欲絕斷日在滿權益之決意，而調查委員會未能認識，此事殊為

遺憾。(第三章)九一八事件與其後之軍事行動，帝國政府主張日軍事當局之說明，完全正確，日本及中國任何方面說明，亦不能生出如報告書所載之結論，日軍行動，爲非戰公約中所規定之自衛權之發動也，日軍一切行動，爲防禦中國攻擊起見，豫先準備計劃之實行結果而已，且不出於自衛權之範圍，帝國政府不准外間議論日軍行動。(第四章)新國家，一、滿洲國之成立，滿洲國之成立，並非新發現之事實，中國未曾有合併滿洲之實力，張作霖宣言，獨立，已達達兩次，今次獨立運動由各地行政組織結成國家的團體，並無日本嗾使之事，假令張學良治下之滿洲爲中國之一部，然日本對於正當行動之結果，不能負責任，故根據於九國條約之議論，無甚效力，不認滿洲現政府爲自動獨之結果者，爲蔑見滿洲國宣言之建國小史者也，舊清領土，推戴往時統治者後裔爲元首，脫離中國本土之政府狀態，豈可謂日本之煽動耶，二、滿洲國住民之態度，反對滿洲國者，其努力雖大，然人民歡迎新政府之事實頗顯著，蓋新政府在前清滅亡以來最初之文治的政府，非如中國現在之軍閥獨裁政府也，三、滿洲國民之組織，與將來滿洲之前途，頗有希望，現在治安之回復，順利進行交通

機關，亦速改良，討匪工作，亦着着進行，但滿洲兵受中國本部支持企圖妨害滿洲國對外信用，最堪注目，滿洲政府狀況，亦有進步，金融安定，日本殊信滿洲國之將來有望，滿洲既聲明遵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原則，該政府無排外感情，又無共產主義之災禍，報告書所疑問之日滿關係，因日滿議定書之訂立，完全消滅，該項議定書，決非剝奪中國人民之自決權，故不防止各締約承認既成之事實，如有固執反對的解釋者，則無非等於否認歐洲各國，及大英陸的數國家存立之基礎。(第五章)結論，第一，中國自民國以來，陷於殆如無政府之混亂狀態，中國由此演進，祇有國家的崩潰，或不能期待永久的中央政府實現時期之到來，第二，由此結果，中國對於外僑生命財產，未有完全保護，第三，故諸外國繼續行使治外法權租界租界駐軍軍艦常駐，及例外的權利等，第四，中國無政府狀態及排外政策之最大受害者，爲日本。第五，日在滿地位爲世界上絕無之例外地位。第六，舊東北官憲，對於日本權益加以熱烈頻繁之侵害。第七，如此緊張空氣中發生九一八事件，而日軍對此行動，未出于自衛權範圍，第八，滿洲對於中國本土有特別之地位，張家之暴政，排斥民衆自決之

主張，自動造成民衆運動，而遂惹起前清復國運動，第日本對於滿洲國成立之態度，及正式承認之事，決無違反國際條約之點，報告僅僅否認滿洲之回復原狀，然日本主張維持滿洲國，如列國亦從此速承認滿洲國，而援助其發達，則滿洲安定，又使遠東和平確實。第十，報告中第九章原則第十項有中國本土由國際管理之慮，第十一，關於滿洲之提議，亦招致滿洲國國際管理之事，此項提議日滿兩國均不接受，撤廢滿洲軍備之談，反使該地方醞釀不安空氣，且在中國無強固政府之時，不能應用此辦法。

★.....★ 日在國聯掙扎 並乞助諸大國

據日人消息，日內瓦各國代表，多以行政會不便討論中日紛爭，謂非從早開大會不可，日外部令松岡代表極力阻止，如各國不從，則代表暫時退出日內瓦，往巴黎恫嚇國際，據傳英外長爲打開此僵局，將提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代替國聯調解中日紛爭，美國代表亦可正式參加，日代表另用軍縮問題牽制英法，利用情報處製造空氣，謂各國如不採納日本之要求，軍縮會議日本決不參加。

又據日方消息，松岡洋右於二十一日下午七時，往訪法國代表彭古提某種條件懇請法國援日，翌日又訪英代表，求其援助云。

★.....★ 日謀與法 締盟失敗

巴黎近日復有日本重圖向法國獲得巨額借款，作爲日法政治及軍事同盟交換品之說，法政界商界及銀行界

對此極爲注意，據稱日大使曾於一月前向法外部非正式探詢此事，當松岡洋右赴法總理赫禮歐午宴時，席間重行提及借款及重延一九一七年條約事，但法人態度極爲冷淡，不得要領而罷，嗣松岡又商諸銀行家，法銀行亦不願貸款，於是日代表又密向軍火商如施尼德等接洽，軍火商雖願貸款與日本或僞組織，但其力量不足以說動法政府及銀行家，縱施尼德軍火廠控制日法銀行，而該銀行資力薄弱，祇能爲賒借子彈墊款，無力除款僞組織或在滿洲投資云。

★.....★ 險哉齋 藤內閣

關於內務省時局匡救土木事業費問題，三土鐵相與山本內相意見懸殊，柴田

會長二十一日晚十一時訪山本內相，聽取與三土鐵相之會見顛末，並接洽今後之方針，雖在深夜，仍訪齋藤首相於其私邸，報告結果，慎重協議之後決支持

內務，原案柴田翰長，即訪永井拓相，詳細說明事情，及政府之態度，請於廿二日閣議，支持政府，故本日閣議支持山本內相等民政系閣員與擁護三土鐵相之南選相鳩山文相，將發生正面衝突，現內閣已遭遇非常之危機，嗣於閣議前，經協商結果，山本內相乃表示讓步，如是一時不安之土木事業費問題，由內相之讓步，方告解決，茲因山本

內相之讓步，決於八九年度爲止，內閣乃脫離危機，內相於當日閣議散後，在內相官邸召請齋藤與潮兩次官協商措置，結果將問題之六河川三港灣之土木事業，起草於八九兩年度，完成該事業之計劃，若不能起草該案時，決將預算退還，下午三時方協商完畢，土木局關係課現調查改定計劃，故於二三日當可得成案。

★日本破產預算怨聲載道★

日本新預算定在二十二日閣議決定，但財界實業界對新預算甚表不滿，評謂破產預算，政治家及財

閥因怕暗殺，表面追隨軍閥，勸國民勿互相攻擊，九一八事變雖是軍部失慎製造出來之大錯，然國聯大會將開幕之日，須以錯就錯，勿因內閣而失大局，故在報紙仍是異常鎮靜，但是裏面怨聲，軍人中抱不滿意於軍閥者亦屬不

少，日財閥所以評爲破算者，爲開銷之軍費太多，建設費甚少，軍費則爲十一萬萬二千餘萬。

★日軍在滿屠殺之一段慘劇★

日軍在滿屠殺千金寨各處良民數千人，前已略有記載，茲據哈爾濱通訊，更得其情詳情如下

：日本強佔東省後，對該地居民，輒恣殘殺，據實地調查報告，日人在千金寨栗子溝，平頂山三處，曾施空前未有之大屠殺，其中尤以平頂山村爲最慘酷，平頂山等三村，距撫順約十里至十六里不等，共有農戶五百餘家，人口三千餘，九月十六日由東來義勇軍，（大刀隊）三人，在平頂山探路，被日人偵悉，疑鄰村千金堡栗子溝，亦與有聯絡，乃由撫順派遣軍隊二百餘人，携機關槍十數挺，至平頂山召集三村村長，追問大刀隊下落，並言欲檢查三村居民，以明是否有隱匿義勇軍及反動證據，並聲明如檢查無事時，即認爲良民，將予獎賞云云，言後乃迫令三村男女老幼三千餘口，齊集平頂山西南溝內，先令一齊坐於地下，露候檢查，同時將機關槍十餘挺，安設於側面，約距七八十步，布置完畢，令羣衆背槍跪起，此時其中機警者咸心知有異，站起欲奔，而日人機槍齊發，迅烈掃射，利那

之間男女老幼，狂奔亂逃，號痛之聲，達數里外，負輕傷逃出者，僅一百三十餘人，負重傷逃出而中途殞命者，六七十人，其餘男女老幼二千七百餘口，皆死於非命，其尚有襁褓嬰孩，幼小兒女，或因身小未為彈中，或中彈而未斃命者蠕動於血泊堆中，日人一一用刺刀刺殺之，事後日人將死人堆起，用火油雜雜楷焚之，然後將三村房屋盡付一炬，三村農民，所遺禾稼，皆令朝鮮人隨意收穫，三村火後空地，日本議定建武緊民鎮，又據確息遼陽之筆管堡及黃沙堡日人，亦有同樣屠殺情事，似此窮凶極惡，實開世界慘無人道之新紀錄云。

一週來之德意志

與登堡總統接見各黨領袖

巴本辭職後 德國之政局

本內閣因國家主義黨，不願與巴本談判，突然辭職，業經總統接受辭

呈，准予改組，關於繼任人選問題，總統現正接見各黨領袖，從事協商，首先入見者，為國權黨領袖胡根堡，談話內容各方皆秘不宣佈，總理繼任人物聞以普邦統監白拉特與美浦齊克市長戈德勒為有希望，但非至總統仍與國社黨希特勒晤談後，無從推測云。

與登任堡希特勒組閣之條件 聞總統仍不贊成希特勒為總理，十九日希特勒進見總統後，即詢總統設將政府付託國社黨有無反對，又是否反對任渠為總理，總統答稱，在原則上固無所反對，但不能無條件任以總理，隨提出二條件，（一）希氏必須採用一切具體經濟計劃，須與巴本計劃相類似，且不可離去巴本業已開始實行之大綱。（二）閣員人選須聽總統最後決定，希氏遂請予以數日之考慮，總統允之，約定下星期再商而散。

希特勒答復與登堡 希特勒應與登堡之召，於二十一日上午十點半晉謁總統，談話時間共十五分鐘，希特勒宣稱，國社黨除以該黨領袖任總理外，未便與其他政府合作云，希特勒以衆院最多數政黨領袖之資格受命竟獲若干條件，俾組織在衆院中有堅固多數並有確定政綱之穩固政府，一般人推想，與登堡總統已通知希特勒，此種政府，依憲法規定應具何種條件，希特勒允於午後以書面答復，希氏自是日正午至晚與其心腹及前德意志銀行總裁沙赫特博士，草擬答復與登堡總統所提出任其為總理之條件，其條件如下（一）新內閣人員必須由總統認可，（二）總統保留任施萊徹將軍為國防部長，牛賴資為外交部長之權。（三）總

就要求新政府之經濟計畫須由其認可。(四)新政府擔保不能由一黨之領袖指導之，故希氏縱組內閣，必以國會為基礎，就現象觀之，希氏未必能獲多數，而巴本則有在本星期抄復握政權之望，又訊，國社黨領袖希特勒組閣之希望，今日已愈見渺茫，希黨重要人物，現正從事於起草答覆與登堡總統之公函，但前途如何，尙屬至為可疑也，再則與登堡至今並未正式商請希氏起而組閣，但徵取希氏之意見，在某種條件之下，彼是否願任閣揆之席，而與登堡唯一之條件，即希氏究竟有無號召國會大多數援助之魄力，此即謂希氏必須先得有國權黨中央黨及國家人民黨諸右派之一致組織混合內閣始可也，不然，與氏將認國社黨為無組織之能力云，希氏明知自己在國會中號召力之不足，故復詢與登堡可否按照巴本內閣先例，由總統任彼為總理，而不計國會之大多數問題云，蓋即依據憲法第四十八條之規定，用總統緊急命令任命閣揆，而不憑藉國會者也，登堡對此，曾答以不可二字，蓋與氏仍堅持原議，謂希氏如願組閣，必須組織國會大多數擁護之內閣，如巴本內閣之先例，希特勒不應援引，蓋希氏為政黨領袖，未必遂能組織何種超然派之政府也。

希特勒組閣絕望 據二十二日柏林消息，與登堡總統致希特勒之函，內容現漸洩漏於外，說者遂信希氏自任總理之謀，今又失敗，聞總統接希氏關於組織新閣之答案後，答稱：無論何人擔任此席，必須得國會多數云，希氏現覺能否依此條件擔任組閣，難以決定，但至遲星期四夜，須答覆也，希氏與其左右，會商終日，至晚始散，黨員僅聲稱，現尙在與總統接觸中，總統於覆函中，說明總統內閣

巴本將再組閣 據二十四日柏林消息前總理巴本似將

由奧登堡總統命其重組內閣，第二屆巴本內閣，或與上屆巴本內閣，不盡相同，勞工部農業部及國民經濟部或將更換部長，此一內閣仍將為擁有全權之總統制內閣，希特勒所上之節略，經奧登堡總統從新考慮之後，不願再向國社黨領袖提出新建議，聯邦總統將於今日下午四時，以一函送交希特勒，對於希特勒拒絕組閣，予以備案云。

★德國預算不敷★

政界及財界人士相信德國預算不敷之數，將達十二萬萬馬克之鉅，其故因國庫收入日減，而最近數月以來，支出款項，則較預計之數顯有增加，政府方面，擬將公債予以整理，並以為遲早總可實行，惟政界及財政界若干人士，以為就目前而論，調換公債實屬冒險云。又本夏季為挽救財政狀況，曾由政府，頒行緊急命令，而德國各城市財政狀況，仍極危急，總計各城市出入不敷之數，共達四萬萬馬克，若干重要城市，如哥龍尼城，已無履行契約之能力，此外巴本政府曾發行一種「代稅券」，預征人民應納之稅，以致未來四屆財政年度之負擔，為之愈重云。

一週來之北美與南美

★美重申不承認滿洲偽國政策★

昨日內瓦方面接美京華盛頓來電稱，雖美政府於國聯討論中日問題時，嚴守靜默態度，但據可靠方面表示，如國聯保持其擁護中國態度，則各國可一致拒絕承認滿洲，因美國政府向來均反對承認滿洲也，上項電訊，今（二十三）日傳抵日內瓦後，此間祖華方面為之雀躍，因史汀生不承認滿洲政策，於此時重行宣布，實極關重要，素來祖華各方，聞此消息，意志將益堅決，而祖日各方，得此消息後，定有莫大影響。

★美政府發表兩重要文件★

美政府頃刊印發行歐戰檔案第三冊，載歐戰末期，美俄關係中往來文件，大半為尚未發表者，內有美國向中國交涉取消禁止滿洲運貨物入西伯利亞文件，又有向日本抗議在出兵西伯利亞時西伯利亞鐵路置於軍事管理文件，此外又發表美英法三國，曾於一九一八年，向蘇俄聯合抗議，取消外債事牒文，內聲明認俄政府取消外債命令毫無價值，三國保留向俄國要求因此所受損失之權利，再美國於歐戰末期，曾企圖於物品交易上，安定俄幣，且確曾印刷鈔票，運往海參崴，供俄臨時政府之用，又悉美國務

院發表與舊協約國關於金錢事件之往來文書內，有一函表示美國借款會拯救協約國免受金融嚴重恐慌，又有一函表示某次英國獲得借款時，其所存現金祇足供維持匯兌價格一日之用，至美政府發表之用意，尚不甚明瞭，殆欲隱示反對取銷或減讓戰債者政府，將取堅定態度，亦有許多方面解釋，為將欲提議此時在債權國方面亦應顧及之先聲者，至延長停付之說，今日政界絕少談及，但總統既似贊成，料將成為目前解決辦法云。

★.....★ 戰債展付問題在協商中

本月二十二日午後三時四十分，當選總統羅斯福偕其顧問哥崙比亞大學教授摩爾，至白宮與胡佛總統會商戰債問題，胡佛總統深盼此會可商妥應付國際財政義務之共同計畫，胡佛總統所擬向國會提出之建議，將視羅斯福贊成停付十二月份到期之款至如何程度為定，現信

胡氏則主張停付云，彼等若能有所商妥，則其勢力可以打破國會之任何反對，財政部長米爾斯亦參加此會，會商歷兩小時後，僅於簡短文中窺見其結果，文曰，「現覺會議已獲有進步」，當會議進行之際，有秘密特務員，守衛進會議室之各門戶，至於明日即二十三日則有參議員哈禮遜

氏，金氏，喬治氏，眾議員雷奈氏，柯里爾氏，與其他數人及著名財政家巴魯樞氏等，同赴白宮，與總統會晤云。

又息二十二日晚羅斯福與當選副總統迦勒，將與民主黨領袖會商同一問題，胡佛總統亦定於二十三日與國會議員會談，國會已集議，交換意見，據報意政府擬到期繳付戰債款一百二十四萬五千元，據紐約時報載稱，羅斯福非豫觀將修改債務辦法與恢復國際貿易計畫併為一起之完全程序，則決計在會議時僅為「一聽者」云，聞羅斯福現信與美國債務國之談判，應包括稅則在內，或尚須包括縮減軍備之新協定云，又息胡佛總統與羅斯福總統會晤後，曾發表官報，其原文云，「胡佛總統與羅斯福州長對於彼等往來電文之內容，磋商頗久，一般印象關於時局之磋商，似已獲有進步，胡佛總統將於二十三日會見兩院議員，藉以討論二十二日會見事項」。

★.....★ 民主黨對戰債緩付問題之態度

當胡佛羅斯福會晤後，民主黨領袖語人云，共和黨企圖將戰債嬰孩送上當選總統大門，但羅斯福曾告渠，（即該領袖）此非彼之嬰孩，所以反對共和黨再組戰債基金委員會之議，蓋此舉不啻

拖延戰債問題，留待民主黨登台後解決也，又據一非正式消息，胡佛總統前自故里返京時，曾在車中向新聞記者表示，擬暫展延停付期，但今似不復持此主張，諒其變更態度，由於受國會壓力所致，至羅斯福態度，據稱不欲預聞此事之決議，甯待就任之後再表示切實主張，但民主黨人亦有稱胡佛總統態度並非游移不定，前後矛盾，殆欲逗羅斯福先發一切實提議，因此故意不作主張，惟民主黨固欲與總統完全合作，應付此事，但不欲自居發動地位，因此事顯然為現秉國鈞者之責也，至二十三日進見之議員，皆為反對減讓戰債者，至平素贊成減讓或取消之議員，概未邀請，而最近兩院內贊成減讓或取消者，其勢力亦未見增加云。

★美參眾議員準備 均衡預算論戰★

美參眾議員之先抵華盛頓者，刻已從事籌商財政問題，為開會後討論之預備，惟據形勢推測，欲圖均衡預算，定將有一番熱烈爭辯，參議員波拉宜稱，渠對於均衡預算，除創行普通銷售稅外，其他任何方法，皆所贊同，眾議員藍京，則已開始宣傳其膨脹通貨計劃，主張授權增發聯邦，儲備鈔票，其最大限度，以等於

國庫虧短數目為度，預計本會計年度終了時，國庫虧短將達二十萬萬金元，即以增發鈔票抵補，但科波拉將反對此議，並謂甯願贊成發行特別國庫券，抵補虧短，設國庫券之議不能通過，則甯願減少海陸軍費三萬萬元，按海軍部曾表示其要求之數，約近三萬四千萬，陸軍部約近三萬五千萬元，設如波拉之主張，將減去一半，逆料必為重視國防者所竭力反對，因此預料啤酒稅定將受均衡預算者重大注意，衆院規例委員會主席普氏，已聲稱渠將就力所能，使啤酒案早日登議程，渠主張修改伏爾斯特台法案，准民間製造啤酒，徵重稅以裕國庫，至白宮對此，尙無表示，但信胡佛總統將以選民意為理由簽署。

★哥倫比亞與秘 魯又起戰事★

頃悉哥倫比亞國斯蒂西亞埠未來戰場之消息，因官方郵電檢查甚嚴，絕少洩出國外，據十八日巴西所得電訊，秘魯已調集武裝齊備軍隊一千餘名，現距該埠不過一日程，秘魯前曾否認負佔據該埠之責任，今已轉變口氣，聲稱將以全力保守該埠，按秘魯之襲取該埠，係在秘魯革命之後，該埠秘人，亦起事響應，即有秘軍入境協同維持治安，最初秘魯政府猶不負佔領責任，迨該地政

治事件解決以後，乃向哥倫比亞政府提議公斷，哥倫比亞則因該埠業由一九二二年蘇祿門洛柴諾條約，切實讓歸哥邦，拒絕公斷，現聞秘魯軍隊備有飛機十二架，哥倫比亞軍隊則距該埠僅有數日程云。

一週來之東歐與南歐

波蘭將行總統集權制

波蘭國會副議長卡爾氏，在比亞萊斯托克演說，述及德國對波蘭之危險，尤其為德國要求軍備平等

，此波蘭所以不得不有中央集權之強國政府云，卡爾氏因此提出改革憲法建議，現已獲政府黨之贊助，大約必將實行，其主要點，為（一）總統應有更大之治權，由全國就兩候選員中選舉其一，兩候選員一由國會推舉，一由將滿任之總統推舉，（二）國會之權力，稍加削減，使將來提出不信任案，較為困難，而將國務之管理，措于更穩固耐久之基礎，（三）限制選舉權，提高選民年齡，此憲法改革草案，將於下屆國會開會時，提交各政黨討論。

西班牙自治省成立獨立國會

西班牙改共和政體後加泰隆即宣佈自治，以馬西爾為總統，現將選舉第一屆加泰隆獨立國會

，定本月二十日開始投票，當道為防患計，現已不許軍士出營，並禁止一切戶外運動，各黨之選舉者，有加泰隆黨社會黨急進黨與共產黨，新國會將組織加泰隆之自治政府，草擬憲法，並選舉新總統，但據二十日選舉結果，馬西亞新組之喀泰蘭共和黨，得絕大勝利，在全體八十九席中，獨占六十七席，逆料馬氏定可當選為自治邦主席，按照憲法規定，該邦選舉向採比例式表制，足見加泰隆人民擁護馬氏者之衆云。

丹挪兩國互爭東格林蘭

頃據海牙電謂丹麥挪威關於東格林蘭主權之爭端，曾由丹麥提交國際法庭，並悉已將此案由該法庭十四裁判員開審，原被告均有著名律師出庭，並助以北冰洋歷史專家多人，挪威聲稱自十世紀起，挪威獵人即聚居該地，丹麥則稱一九九一年，法英美意瑞典日本六國，已承認格林蘭全部主權屬於丹麥。

世界經濟會議復活後我國將被邀參加

世界經濟會議之組織委員會本月二十二日在日內瓦集議，由英外相西門主席，決定明年一月間重行召集專家，籌備

開會，並決定明年五月間舉行世界經濟大會，美代表台維斯爲組織委員之一，曾發中國乃世界中最大用銀國之說，故中國將因此言而可加入籌備委員會，惟中國應否參加初步討論，將由籌備委員會自己決定之，查籌備委員會近曾加入挪威代表一人，但據美代表台維斯聲稱，實因中國爲最大用銀國，而白銀問題或將成爲大會最重要問題之一，故應並邀中國專家加入籌備人員之中，又主持大會所討論各項計劃之當局，並宣稱大會中白銀問題之討論，殆將毫無成功之望，然各專家意見，則謂美總統胡佛既以討論整個銀問題作爲美國參加會議條件，大會中勢難屏除銀問題而不談，再自中國參加後，白銀問題更有考慮之必要，其他方面，亦有信諸大國已同意認中國經濟之安定，將能大有貢獻於世界經濟之進步者。

○……………○ 伊拉克王

○……………○ 獨立演詞

伊拉克王費薩爾(Faisal)亦特在國都巴格達大開遊園夜宴，國王即席演說謂：

『余對國家之脫離代管，全獲獨立，異常滿意。吾人

對於此項成功，不應感謝任何個人，當此項獨立運動進行之際，全國國民所表現之努力與忍耐，乃我等正應感謝者也。現在我人既已得獲獨立，乃一新時代之開始，對於國運之前途，全國國民所負之責任異常重大，所有此後國家之繁榮，端賴最近數年之經營。我國民急宜一致團結，合力以赴。目前國家所急需建設者爲國防，交通，教育，衛生各事業。至於英國所予我等之幫助，自應深致謝意，此後所望英政府幫助之處尤屬甚多。伊拉克國家之意志，捨和平與人道而外，並無他求。』

阿爾曼尼謀求獨立

旅居敘利亞及其他各地之阿爾曼尼人(Armenians)爲數甚多，彼等對於恢復故國，日在思念之中，並認己國之亡，實原於土耳其之斷送，故該民族對於土國，時在懷恨。茲見土耳其已正式加入國聯，認其與阿爾曼尼民族頗屬不利，因原召集族民，集會於敘利亞，結果決定送一備忘錄予國際聯盟，內容敘述彼等之意見，並指出塞佛爾(Seyfers)條約第八十八條所規定之條款，向國聯聲請保障阿爾曼尼民族之獨立云。

★
★
★
★

一週來之近東

○……○
土總統
返安京

土耳其總統基瑪爾前於七月間到舊京

伊斯蘭堡避暑，居住於雅盧屋者三月之久

。茲以天氣將屆秋涼，酷暑行漸退消，乃於十月下旬返歸京城安格拉，照料政務。

一週來之國聯

○……○
國聯行政院
開會情形

二十一日 國聯行政院今日在

緊張空氣中集會，考慮李頓報告，

主席凡勒拉，於今晨十一時二十一

分在國民旅社禮堂（即國聯秘書廳所在）宣告開會，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其右，日代表松岡洋在其左，分座於馬鞍式會議席之兩旁，其餘各理事依次就席，每一代表前，咸置有李頓調查團報告一份，此為李頓勸爵馬柯迪伯爵克考台將軍麥考益少將與希尼博士調查數月一致同意之結果，國聯希望在此中覓一將滿洲交還中國而仍可使日人不致退出國聯之調解方法者也，至會場中外交人員新聞記者及公衆旁聽席則莫不人為之滿。主席凡勒拉遂先陳述最近所公佈

之調查團報告書之原起，追述該團組織成立時前行政院主席白里安之宣言，謂該團之使命，在原則上並未將任何問題除外，以故該團任務殊屬困難，且負有重大責任，凡列拉及行政院全體名義，對於調查團之工作表示敬意，并謂此種經驗，對於將來國聯會原有程序之改良，殊屬有益，將來遇有必要時，此種調查團之組織，亦可於較為迅速之時期以內成立，主席繼乃追述上屆非常大會召集開會，暨十九國委員會組成情形，旋請日代表松岡陳述意見，同時聲明午後會議將予中代表以同樣機會，十一時四十分鐘，日本首席代表松岡洋右發言，松岡重述昨日所發表日本政府對於李頓報告意見書之概要，并指責報告書及報告書之結論，謂未完善適當，設此報告及其結論能以更長久之研究為基礎，自必較為完善而較為適當，松岡並申述中國內部分裂之情形，其對於共產黨之威脅，尤為重視，渠又謂蔣介石將軍努力剿共，自係事實，但國民政府尚未放棄某項原則，數年以前，各國政府，即係因此而增加上海駐軍云。松岡又謂駐華外國全權公使，須由外國駐軍加以保護，可見中國之特殊情形，至於日本尤苦於兩種弊害即即經濟絕交及學校排外宣傳是也，經此項排外宣傳以後，中國

五千萬青年，長成於暴力思想之中，在最近之將來，此實一可怖之問題，至於經濟絕交，實係違反商約違反友善條約之敵對形式，又況此種經濟絕交，係由國民黨所組織，甚或為政府官員所組織乎，至述及滿洲問題時，松岡謂自張作霖物故以後，繼之者為張學良，因受中國政府協助，其目的所在，不外二端，即恢復已失之主權，及剝奪日本一切既得權利是也，凡由政府保護之團體，激發並增進國家主義之情感，而進行反日之宣傳，日本雖屢向中國及滿洲當局提出正式警告，而此種行為，仍繼續進行，日本之忍耐態度，較諸西方列強，遇有同樣情形時，至少當可相等，但日本不能繼續忍耐，至於無盡期，松岡對於李頓報告書，所述中日爭端開始時，九月十八日事變情形，提出異議，謂日本有權擬定自衛之計劃，松岡復道及日本正當自衛之權利，其言甚長，並謂日本軍隊之行動，純屬自衛，即以非戰公約而論，其對於任何國家均未拒絕此種權利，日本否認李頓報告書謂滿洲為中國之一部份，竟謂恢復滿洲原狀固為不良之解決，但報告以為維持現行制度，亦非滿意之解決，則為日本所未能認可，反之，日本相信「滿洲國」之獨立，係唯一可能之解決，此外「新國」之組

織，并非出於日本之發動云云，行政院延會至下午四時，我代表顧維鈞廿一日下午在席上演說，痛駁日代表松岡上午所述各點，略謂日本之傳統的侵略政策始為和平之真正的威脅，中國之經濟抵制，僅為自衛行動，且每次經濟抵制，均由於日本之侵略而起，中國不能對此負責，且此亦非無理智之行動，中國亦從未排除，現在無數之外僑安居中國，雖日僑今日亦受同樣保護，華人今日之對日惡感，概因日本之侵略而發生，中國要求恢復被人劫奪而損失之權利，中國深知由協商之道，當能使自然的政策實現，望國聯予中國以正義云云。

二十三日 國聯行政院二十二日未舉行會議，二十三日午後三時三十分開會，報名發言之日代表松岡到會稍遲，狀頗沉默，議長伐勒拉主席，並未致詞，即請松岡發言，松岡稍飲水後，啓口即稱，渠保留日後必要時再發批評之權，渠今日專事答覆星期一午後顧維鈞博士所陳述之主要點，謂日本並無如中國所說之大陸計劃，日本並無此駭人性質之主義，世人無庸恐慌，繼言及田中奏摺，松岡切實聲稱，從未有此奏摺，日皇亦從未接到此文，此種荒謬之談，無待否認，渠與田中有密切係關，深知無此事也

，一九三〇年王景春曾允設法制止散播此項僞文而發生不良影響，但顧博士今竟請行政院注意於此僞文，一若確有此文毫無疑義者然，由此可見中國官場之前後自相矛盾矣，此種小冊，源源入美大小學校皆有之，以此爲日本大陸政策之明證，但熟知奏章之體裁者，一望而知其爲僞造，

松岡於是引奏章中若干節，以證實其說，如奏章中所述之御前會議事，當時日皇適有病不能從政，何能召集此種會議，再僞造者顯然不知地理，指非列濱與日本相距一箭之遙，實則相去一千七百哩，若干華人鑒於僞造文件欺騙外人之成功，似頗興奮，乃另出一種僞文，名日本拓務省之會議錄，此種文件，有無價值，行政院當自能鑒別之，松岡又述及排貨事，謂中國在受外人壓迫時，始行排貨一語，實非真相，中國常用此向列強要索讓步，松岡指排貨爲變相的戰爭，顧博士所稱排貨爲和平的自衛方法，是中國已自承認排貨爲合法矣，渠認此事殊爲嚴重，溯中國大規模之排貨始於對美，近年來屢用此法對付列強云。

又訊今日行政院會議中日兩代表辯論後（見後另條）主席伐勒拉次即請李頓爵士加入行政院之席次，同時請調查團各委員於開頭間中日代表所述之各節後，是否認

爲調查團之報告有改正之必要，請調查團各委員迅速開會討論，在最短期間向大會報告，乃日代表重複起立，謂國聯調查團現已不復存在，故該團已無發表意見之資格，伐勒拉答稱，國聯調查團事實上仍舊存在，在未取消之前，當然有發表意見之權。

松岡對調查團發表意見一節，仍表示反對，謂彼不能接受此種辦法，主席答稱，此種辦法，係屬慣例云云。中國代表顧維鈞對於請調查團發表意見一節，表示贊同，謂子該調查團以發表意見之機會，實屬正常，但主張調查團之集議，應俟彼對日本代表所述之各節完全答覆之後，伐勒拉至此乃表示接受，日代表松岡仍表示反對之意，但稱，若日方之解釋果屬錯誤，則日代表願撤回反對之意，惟彼個人仍願日方之解釋爲不誤云。

伐勒拉稱，大會並無令調查團修正報告書之建議，惟調查團委員欲加以修正者，彼等亦可修正之，李頓爵士至此乃起立發言，謂自調查團各委員離華各返本國後，調查團尚未開會一次，據彼所知，大會請調查團各委員開會集議者，並非討論中日代表之意見，乃係令調查委員研究中日兩方代表所述之意見是否可令彼等修正彼等所起草之報

告書，然後再向行政院報告，故彼已決定於明日召集會議，討論是項問題，伏勒拉旋稱，在日本保留之下時，政院對於此項集會之提議表示贊同，希望於最短期間內該調查團能向行政院提出報告，日代表松岡至此又提出反對之意見，堅主行政院將日本反對之意見予以登記。

二十四日 國聯行政院今日午後三時卅分續開會，顧維鈞博士首先發言，謂昨日日代表松岡所發表之言論，內有許多點，渠不欲於目前駁斥之，因其係旁枝末節也，少緩將以書面覆文送交行政院，以免多費時間，渠不欲效松岡之所為，而將主要問題擱置不提，以言田中奏章，此文之真確，唯得入日本文書庫者，始能得其真據，但此文真確之最好憑證，即為今日滿洲之時局，顧言至此，乃引證松岡所著「在運動中之滿蒙」一書，內有田中奏章或係日人所偽造等語，顧續稱，現當注重者，為田中侵略政策之存在，行政院各理事不妨取田中奏章讀之，而與日本今日之政策相較，如是即可判定此文之關係矣，現有者于問題，必須問答者，（一）九一八之事變，究為日人自衛行為乎，答語曰，「否」（二）「滿洲國」之成立，究為當地人民自由志願之行為乎，答語曰，「否」，（三）日本果

已依照其屢次諾言撤退其軍隊乎，答語曰，「否」，（四）爭點果不可和平解決乎，答語曰，「然」，以上要點，必須牢記勿忘，日本違背九國公約，而與「滿洲國」締結盟約，事實毋須爭辯，事實之報告，「即李頓報告書」，今在吾人之前，如吾人不承認李頓調查團之斷論，則吾人將無從在共同努力中謀取解決方法，日本所希望者，乃中國有內訌，及世界各處有經濟難題之時機。日本所希望者在此，而此時機果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中來矣，日本所欲之解決，乃日本須以其自己手腕解決此事。而所謂解決，開端於瀋陽，華人之權利與全世界之和平，必須受日人之支配，試問如此舉動，果與今日世界之精神相適應乎，試問國聯盟約將被視為廢紙乎，試問九國公約將被視為不過一種簽名冊乎，如吾人果欲用和平方法代替武力解決爭案，則吾人不能置日本之挑戰於不答也，顧博士演說之末段，以熱切之言論籲請會衆擁護國聯盟約及國際和平公約，其言論甚引起行政院會議室中之極大印象，顧博士演說時，激昂情感之流露，與上次演說時迥不相同，全場均為動容。

顧博士言畢就座，松岡即起而發言，首謂中代表在實

實際上現已承認未有證明田中奏章真確之憑據，渠現信賴博士對於渠書中所稱此文係不負責任之日人所爲一節，予以同意，渠於是不得不詰問一國之負責代表，列席於此行政院者，奈何提出其所不能證實之一種嚴重罪案，渠請行政院注意中代表所發中政府贊助排貨之承認，松岡至此，又請行政院注意李頓報告書之附件，內有中政府關於排貨之秘密訓令等，松岡強駁顯博士對於主要問話之答語，謂日本始終爲最擁護國聯之一國，有自己的行爲證明之，中國則於見有機會可利用國聯以求達其目的時始擁護之，日本忠實擁護國聯如日本覺其對於國聯之擁護，不與其國家生存及其保持遠東和平之政策絕對抵觸，則日本希望永爲國聯之忠實擁護者云，於是主席伐勒拉宣稱，渠覺今晚會議如再進行無益於事，渠希望明日當可進行李頓報告書之討論，但渠不願不容兩造任何方面有陳述意見之適當機會。

○……………○
調查團
集議
○……………○

李頓調查團各委員二十四日晨十一時在國聯祕書處集議，討論如何答覆對其報告書之批評，十二時一刻休會，隔一刻鐘，復行開會，當休會時，李頓勳爵獨留室中，提管直書，大約草擬開會紀錄，而交其各委員考慮通過之，一般印象以爲調查團未必修改其報告書，據最近景象察之，李頓將於今日繕成覆文，送交行政院，如中日代表所發之言論，未有復使調查團考慮之必要，到今日午後李頓將向行政院發表意見，又訊，李頓調查團之會議，午後一時終止，現悉李頓勳爵在明日以前，不擬以覆文送交行政院，庶調查團於聽取顯維鈞與松岡言論後，再開一次會議，如二人言論未有使調查團須改變其決議之處，則可斷言李頓報告書必不修改也，聞調查團各委員以爲彼等報告書經數月之研究，一致決定，今所聞之言論，皆不足使之變更意見。

編輯者 國 際 週 報 社

發行者 國 際 週 報 社

出版期 每 星 期 三 出 版

社 址 南 京 湖 南 路 五 十 八 號

(舊門牌：新菜市四十一號)

價 目 每 份 大 洋 五 分

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國外加倍

(訂閱者請直接向本社函洽)